



10770

牧齋初學集卷第八十九

制科二

萬曆三十八年會試墨卷

論一首 表一道 策五道

聖王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

論曰王道必本於無欲非無欲也以天下之欲爲欲也夫天下大矣民生其閒知勞而不可規表測也力橫而不可約束繩也人主安能一一均調之劑量之而曰必以天下之欲爲欲豈其舍廣廈細旃之奉而貶損其躬以爲窮簷蔀屋

牧齋集八十九

計哉聖王之道執大象而天下往不先平天下之心而亟治一己之欲則先儒所稱聖王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者蓋盡性之旨也請推言之人各以性盛心以心盛欲欲也者感於性而竅於心其微無形而其危不可圍聖王與天下之所總也欲之初萌也如燭火之始傳欲明欲滅而不可撲也其漸漬而來乘閒伺隙如積火之消膏不自覺也其內引而外射也如火之燎於原流金泐石而莫可控揣也纖纊塞耳則不聞鐘鼓一塵眯目則不見丘山片欲翳心則不辨





白黑欲之爲我有而累我亦大矣而况人主之  
身立于四累之上而隔于九閻之內威福爲之  
轡御好惡爲之毛羽一切聲色貨利娛心極慮  
之事爲之釣餌而射的吾欲念一萌而天下已  
有市吾欲而進者人主厭縱其欲以亂百度而  
天下與人主日隔宵人射聲忠賢匿影人主重  
襲而不自知天下吞聲而無所訴而天下事乃  
不可爲矣聖王乃伏而思曰天下之人五方異  
宜四海異俗廣川大谷異居剛柔燥濕異氣有  
好必有憎有愉必有拂天下人各有欲也豈獨

人主且人主以一身司牧億兆人哀樂慮數無  
不寄命於人主善御者之於駕也馬體調於車  
人心適於馬御者之心不自用而爲馬用而人  
主獨能外天下以成其欲乎然則人主以天下  
之欲爲欲也人主安得有欲惟人主不以天  
下爲欲而自以其欲爲欲吾目欲選色而天下  
憔悴轉死者吾不見吾耳欲流聲而天下呼籲  
道旁者吾不聞吾口欲爽味體欲重裘而天下  
木食鶉衣者吾不恤天下瘁瘁焉人苦其生而  
又何賴於人主爲夫數者之欲非庸主有之而

聖主獨無也。聖王之欲卽庸主之欲，又卽天下人之欲，而特其見有公私量有廣狹，爭於一念之轉關而已。是故天下有覆盆向隅，不敢望天者，則天下之目苦不得視，而吾之欲色者，誦矣。天下有呻吟歎息，危涕相告者，則天下之耳苦不得聽，而吾之欲聲者，塞矣。天下有結轡底滯，無生人之樂者，則天下之痿痺苦不得伸，而吾之欲甘美者，却矣。深宮曲房，嘔號笑舞，進斯民於應門九重之內，而撤一心於閭閻，猷猷之下，斯所謂以天下之欲爲欲，與封已一膜者迥異。

乎而要之，聖王非無欲也。蓋善用其欲者也。鄉令已不欲色，則天下之憔悴者誰見之？鄉令已不欲聲，則天下之呼籲者誰聞之？鄉令已不欲口體之適，則天下之鶉衣木食者誰憫之？而誰恤之？節嗇其形，勞苦其神，自以爲能繩約吾以就天下，而其與天下之心，隔于凌理則已久矣。然則聖王之所爲有欲者，乃其無欲之至，而其所以欲從天下之心者，不過自從其心而已。當其時，人主之欲回環旋復於一世，如斗柄之所指，四時寒燠各順其令，而天下寄命於人主。



如中衢而致尊過者斟酌焉各得所欲而莫知其所以然一以爲家人父子一以爲心膂手足人主無欲以天下之欲爲欲而天下亦無心以人主之心爲心故曰不先平天下之心而亟治一己之欲此聖王盡性之術也雖然治欲亦難言矣大抵庸主之欲依附於情習之內而英主之欲飄忽於理氣之間夫欲至飄忽于理氣閒者規稔不及攻治不至急之則遁緩之則伏其與天下之心相拒最微而相隔最鉅則惟有聖賢盡性之學足以破之故英主必不可使不知學而引君格心其權又屬之大人人主治其欲而後可以通天下之心大人能自治其欲而後可以通人主之心其始也以欲從天下而究且天下從欲以治此又盡性之本不可不亟講者也

擬

上留北直隸諸處本年應解內帑稅銀以二分充軍餉一分賑饑民廷臣謝表

萬曆三十

七年

伏以 皇心忽轉聿修實政以祈天 帝德旁

敷暫撤空儲而濟國春溫 天語頻舒數載之  
屯膏雨渙 王居大暘一時之解澤軍民禔福  
中外傾心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民爲  
國之根本而兵乃王之爪牙八政攸關六官並  
重 國家建都三輔藉右扶左翊以實 神京  
而屯戍九邊設內營外衛以雄重鎮兵農棊置  
鎖鑰固於北門糧餉灌輸轉運資於南極充都  
奉邑生聚何止于十年投石超乘訓練不忘于  
千日蓋培養係 累朝之德而干城實一代之  
基也自礦稅相仍於邇年致繹騷日甚於內地

告緡迭起權利無方金石窮搜奚止貢珊瑚之  
樹貂璫橫出不須勞獬豸之冠赤地蕭條盡是  
含冤於中使黃封絡繹何曾介喜於 天顏徒  
以羣小之紛紜遂致 帝心之震恐自南徂北  
非早卽霖焦土鑠金誰禳四目之魃懷山拔木  
頻舞一足之羊飛蝗蔽天捐瘠蓋地東南負剗  
肉之苦嗟彼奧區西北起剝膚之憂念茲上國  
閭左之災荒如此卒伍之流離可知野無青草  
之儲牂羊誰托邊有黃花之戍牧馬不肥釜甑  
生塵猶懼怒捉人之吏兜鍪如洗豈堪逢宿飽



之胡千里污萊計已窮於露肘三邊精銳智徒  
出於脫巾弄赤丸而縱橫半作潢池之盜臥綠  
沉而怨詛誰當紫塞之雄仰屋計臣歎一籌之  
莫展籌邊司馬補萬牘以何裨雖運際泰寧朝  
廷方撫虞淵之日而災當陽九草野或憂祀國  
之天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治法無私貞同得  
一璇臺八襲垂裳想像於六宮綈几九闈削牘  
震驚於萬里念公私告匱之日借箸良難且軍  
民交瘁之時燃眉何繼遂以一年之稅額肆爲  
萬姓之恩膏蓋謂本非惟正之供取無藝以充  
內帑不若卽寓蠲租之意留有餘以散民間二  
分給軍知水火之允迫一分議賑諒升斗之非  
虛德意風行頌聲雲起疏觀郊野頓息鴻雁之  
哀鳴逃聽邊陲已見熊羆之踴躍父老扶杖觀  
風相慶於溝中壯士挽弓貫月競傳於塞外雉  
馴四境太平可異桑麻馬立千門警急無虞烽  
火此皆錄我 皇上克備 大君之德迪知小  
民之依初緣國計空虛誤開利孔於探取今以  
天變警戒遽騰 明詔于捐除始悟攫金剖璧  
之徒病國已延於數載從此投珠抵璞之令崇

朝且遍於四方蓋非徒 皇上不世之仁抑亦  
高廟萬年之賜也臣等目擊時艱心懷國恤  
流民可繪叩關無當於 嚴君竊祿何能恤緯  
自慙於嫠婦思汲黯之矯詔空負鬚眉念韓滉  
之餉邊莫伸指掌驚逢曠典仰悉宸謨下臣無  
待伏蒲之勞高天已沛潤朽之澤向來否塞皆  
臣子自失於格心此日恩施知 君父不難於  
啓牖喜極淚零歡并愧集伏願益虛咸炤恒繼  
離明足食足兵節五材之用厚生利用修六府  
之功念輦轂之反裘劬勞甫息軫遐荒之竭澤

牧齋集八十九

七

疾痛宜瘳弓掛扶桑繼民不見兵之盛事粟陳  
紅朽致天不愛道之休徵咸五登三快覩巍巍  
之治襲六爲七行看永永之傳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第一問

今之扼腕而計國者官府釜鬻邊陲伏戎敵舌  
綴牘不下數十萬言人主亦愁寘之耳恬不動  
色而明問獨以安危大勢總挈之人心則愚嘗  
深惟標本之計而重有慨矣愚觀二百年來莫  
掎杌如二正之季而國祚卒晏如泰山者二正



之季內孽於權奸外孽於強虜逆藩天下駸駸動矣而二季之主僅以狗馬蹴踔輕裘挾瑟之好生禍患於眉睫未嘗有深知獨力隔絕天下之腠理而壅廢祖宗之法度故天下之心有厭亂而無喜亂輕於發亂而亦易於收亂乃今日則異是主上神明獨運妖孽削平自謂已安已治矣而上自三輔下自百粵民心若搖搖然無所維繫者有亂形而無亂徵者二正之季是也無亂形而有亂徵者今日是也乃今之憂亂者動則曰主上不親大臣不信羣臣奏請

牧齋集八十九

八

不行帑藏不發卽拊心碎首計畫無復之耳愚以爲不然千金之子駕巨舟而游於江湖衝風破浪檣傾楫摧舟子長年爲之號呼涕泣慮無不立返者今諉主上以操舟而下不任舟子長年之責有是理乎愚以爲今之民所以不治者上不以實政課下而下不以實心應上大臣過於自疑而小臣尚於自爲有職掌而無操柄有體統而無精神名爲刻勵實則叢脞耳上御極初有以管商之術秉國成者其人雖任智力劫持天下然一時尊主權核吏治循名實省

議論畫然可觀後之紹述者變操切而塗澤反  
綜核而模稜使天下事不蘄廢亦不勸行能者  
無所見長不能者無所見末積頽積廢以有今  
日則救弊之方亦大略可見矣惟是公卿輔弼  
之臣盡洗其惜身顧名畏首餘尾之念爲天  
子振刷紀綱圖維命脉令出惟行毋以掛壁藉  
口名期責實毋以塗飯貽譏而後內之臺省部  
寺盡戢曠林之戈外之監司守令各去撲滿之  
智一德一心以民生國計爲事則上心不難  
轉移而瓦解之勢可無作也不然諱言振飭而

猥以調養爲事譬之放舟於瞿塘不迴旋避險  
而捧土以實其漏爲之舟子長年者不亦太短  
智乎卽欲如明問所稱爲主上引過者又何  
塗之從也雖然愚又有感於二正之事也已已  
之變于郭諸能臣戮力內外北轅始歸當武  
廟南巡天下岌岌矣王守仁擁強兵據上游逆  
瑾懼伏莫敢動今天下不幸不爲二正之季耳  
脫一旦有事卽有諸臣者出誰能假以事權寬  
以文法乎哉愚之鼠憂過計蓋有不能釋然者  
執事亦笑其爲覺言否也



第二問

性不可以言也言性者如以勺取水以指得月必破其所執而後可無執則隨言皆性言性固性也結而爲習動而爲情作用而爲才種種皆性也有執則隨言皆執雞鳴夜氣非性也舍習而才舍才而情舍情而言性善亦非性也請因是而發言性之旨大抵聖賢之悟性必徹於無而証性必根於有性可悟不可言言者爲未悟者指迷也非爲已悟者標悟也今之論性者皆宗孔子性相近之言夫性渾然太極也太極本

牧齋集八十九

十

於無極陰陽未分淑慝未判何相近之有蓋亦就天命之於於氣質者微指其端雖不落感物而動者而亦未及未生而靜以前相近亦非性初也子思直指天命似稍露本原而歸根於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則亦借感物而動者以指點不容言之機耳至孟子而性學乃大著矣發源孔氏引繩百家而斷之曰性善然不能直指性之何者爲善也曰情亦可爲善云耳曰才亦未始不善云耳卽言夜氣言雞鳴取証益廣標旨極員卒未嘗執善而卽爲之性也何也性太極

也太極渾無善惡是爲至善動生陽靜生陰則善惡之幾伏焉善與惡偶均不可執爲性猶陽與陰偶均不可執爲太極也然太極雖分陰陽必以純陽爲根性雖分善惡必以至善爲根習相遠而性必不相遠以此耳自孟子之宗旨不明言性者執善爲性而不究其所從來於是義襲之學起矣不知天下有見性之善善卽性也有執性之善執卽非性也忠一也比干爲自靖自獻而令尹子文弗與廉一也伯夷爲求仁得仁而陳仲子弗與事功一也伊尹周公格於皇

天而管仲弗與豈非見性不見性之別乎爲善而不歸於見性將一切揣合名行摹倣聖賢以似溷真以真藪僞俗學起而本性隱矣是故因善而悟性則可執善而忘性則不可悟此善於性而還歸太極則可岐此善於性而墮落陰陽五行則不可程伯子有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言可言者皆感物而動者也通於此言者孔子之相近子思之未發孟子之性善與宋諸君子天命氣質之辨脉絡合蹊徑融無精麤無分別總之破其所執而性可得而言矣夫執善非性



則善不足爲乎曰非也於有善中求善於有惡  
中去惡此緣陰陽五行以還太極者也無善可  
爲而善始純無惡可去而惡始盡此卽陰陽五  
行以還太極者也倘其藉口於無善無不善謂  
聖狂仁暴總在性中以破善不善之隄防而混  
性之物則則小人之無忌憚而已嗟乎自姚江  
以無善無惡爲心體後之君子爭以爲射的愚  
固墨守傳註者何敢影響其說以射執事之策  
蓋有感於性學不明而爲善者日趨於僞且借  
言性惡者以攻端也倘自以爲能知性乎則又  
所謂認勺爲水而認指爲月者其爲執也已甚  
矣愚則何敢

第三問

執事有味乎興詩立禮之教而下詢於羣瞽其  
將求古之登高能賦可爲大夫與夫禹行舜趨  
有君子之容者乎則非執事者之措也雖然言  
詩而及楚之屈子言禮而推漢之董子愚爲之  
俛而深惟而重有感於世道也夫詩之爲教也  
溫柔而篤厚其麗情婉其抒意異故古之忠臣  
孝子有所苞塞而欲引喻必發乎詩禮之爲教

也齋莊而中正其範物方其標矩嚴故古之端人碩士有所刻勵而欲自閑必本諸禮詩與禮異途而同轍者也屈子者得詩之真者也當懷王之時井渫不食不知其主之不悟而憂思彷徨睠顧宗國蓋至於蛾眉謠詠終不容於衆女黨人猖披願下從夫彭咸而屈子之拳拳者不少變也彼蓋曰吾縱志紱行芳豈可以泥滓君父而自爲高吾寧悲憂飲泣使世謂我爲愚爲誕而已故寧君棄我無我棄君者屈子之詩教也董子者得禮之正者也當孝武之世方鑿不

入不惜其道之終不庸下帷著書足不窺園蓋至於三仁之問抗嚴詞於伐國兩電之對引事應於春秋而董子之斤斤者不少假也彼蓋曰吾縱身隱道晦豈可以弁髦名簡而自爲通吾寧被服禮義使世謂我爲拙爲迂而已故寧世棄我無我狗世者董子之禮教也嗟夫今之士大夫則可慨矣戈矛伏於胸臆名利深於釣餌其謀國也瞋目裂眦挾憤思逞而無同舟共濟之心其自爲謀也望塵逐臭盛飾自媒而無懷褐善藏之意試還而思夫詩之爲教戒同官念



我友豈無盛氣不敢介於顏面者何也試還而思夫禮之爲教三日而後見三揖而卽退豈無矜念不敢錯其寸趾者何也士君子之相與也如兄弟之協比埴簞相和而急難相呼應也其自守也如處子之未嫁而婦人之不離傅姆也柰何叫囂凌碎樸遯無恥有滅府而無廉隅有鱗甲而無繩墨傷國脉而薄士氣以招號於天下爲哉則莫如敦詩說禮之教可以潛消而明蕩之雖有醒喜醉怒者進之以清廟明堂一倡三歎之音則訕然而止雖有冥趨倒植者語之以和鸞節奏進規退矩之度則肅然而恐此詩與禮之爲教也取古人之糟粕而箴舉世之膏肓異途而同轍者也執事言詩而及屈子言禮而及董子豈以是乎哉不然將使愚舉申公毛萇之短長辨王肅大小戴之同異悉舉其謾聞以復於執事此楊子雲所誚說鈴書肆而莊生以爲已陳之芻狗不可再薦者也執事之唾而棄之亦已久矣

第四問

急聞之謚者紀行之跡也大行受大名小行受

小名謚之有法也自周公昉也晉唐以來謚典綦重如賈充何曾許敬宗者皆藉人主之威命以乞靈一字而卒不能枉駁議者之筆舌蓋勸懲係焉哉 高皇帝以風教鼓舞一世尤慎惜謚典至以愛子重之爲荒爲愍不少曲筆而一時大臣亦罕得賜謚乃輓近則稍稍變矣大抵爵位之崇卑子孫之貴賤與公論之軒輊互低昂謚者未必賢賢者未必謚人得以覲覩出入而易名之典稍輕日者 皇上特命禮臣請應補謚暨子謚者若干人典刑不亡九京可作

愚何能贊一辭哉雖然禮失而求之野愚亦嘗謀於野矣曰開國之功宜錄也李韓公之居守饋運比功蕭相陶主敬之帷幄謀議接跡留侯其他武臣如耿炳文等文臣如葉琛孫炎等皆戎馬汗青表儀一時而猶未得謚恐亦國初之缺典也曰革除之節宜錄也遜國諸臣開釁喪師捐軀死事功罪往往參半至大臣如鐵鉉詞臣如方孝孺臺省如景清黃鉞守臣如姚善皆有功無罪不惜以九族百口爭頑民之名 文皇帝固有子寧若之歎矣當箕裘奕葉之後



而旌別賜諡所以述文皇帝之隱志而杜後世之議端者非淺鮮也曰抗節之賢當錄也二百年來死事効忠之臣後先接踵如逆瑾之變有三疏死杖下者有坐草疏被逮幾死詔獄者其事炳烺人耳目至鄒智沈鍊楊慎之徒犯難投荒百折不悔不可廉其遺忠而差等賜諡乎曰理學之賢當錄也廊廡之列祀者無論已他如吳聘君羅明德諸君子造詣卓絕者固不乏人且有繼絕學迴倒瀾而位不登三事者其可泯泯無聞乎凡此者宜及時討論揚扈廣天

子風厲之至意而章一代華袞之盛事者也然愚又以爲諡之未定由史之不立也我二祖列宗之德業如日中天而金匱之藏寥寥未有聞也實錄所載不過刪削邸報而國史又多上下其手乞哀叩頭之誣故老多能道之恐難以信後也國史未立而野史盛汲之冢齊東之野至有以委巷不經之說誣高皇爲嗜殺者非裁正之其流必不止愚以爲亟宜網羅放失舊聞考訂得失以國史爲經以野史家乘爲緯州萃部居條分縷析而後使鴻筆之士潤色其辭

國史既定衮鉞隨之宜諡者諡宜去者去宜更定者更定以史裁諡以諡實史庶無虛美隱惡之恨乎哉是舉也創議易而卒業難卒業易而盡善難然而不可緩也執事者其亟圖之生願握管以從焉

第五問

自 皇上靜攝以來朝著困於空署臺省窮於  
備牘卿貳之乞骸者以聽不聽爲羈草野之待  
環者以行不行爲餌議者紛呶謂 皇上深宮  
重襲運其獨智有輕天下士之心而賢士大夫

牧齋集八十九

十七

亦有願爲冥鴻不願爲籠鳥思旦夕颺去者上  
與下有否隔不通之勢十年於此矣而一旦欲  
挽回 天聽聳動其尊賢敬士之心豈不難哉  
愚竊思 皇上之慢士久矣驟而望以虛懷折  
節爲社稷愛士卽伏轅如車右碎首如禽息且  
以爲狂瞽無當益堅其外距耳夫焉 皇上計  
則當思所以積賢爲士大夫計則當思所以自  
積所謂自積者何也士之積威望以動主者士  
氣也 皇上以一官羈繼天下士去不成去留  
不成留置之如積薪而玩之如股掌士又不自



振拔口稱掛冠身難脫屣如小兒之嗜飴啼哭不自勝則人得而侮弄之矣此士之積輕一也士之積悃誠以悟主者士論也上惡立名而下喜於借名上惡樹黨而下惡不立黨口腹之間有蜜有劔羊舌之上一矛一盾卽有披鱗請劔之士主上亦以規瑱置之矣此士之積輕二也士之積清白以格主者士節也一捷徑而爭爲營一利孔而互爲市不救積澤之火而能取麗水之金不辨一車之豕而能制兩敝之虎愈巧愈陰愈亢愈靡此士之積輕三也士旣以上

之輕士者自輕而上并以士之自輕者輕自重之士士之自視也以爲股肱手足而上之視士也無以異於厮養婦寺士安得不積輕而主上安得不積重哉吾願今之士大夫反是三者而圖所以積重決去就而尊國體息競爭以定國是澹營求以養國幹則主上輕士之心可徐反也夫燔柴可以祀天其精通也積灰可以止水其力厚也以皇上之神聖豈難於天回牖啓而以士之不自重者成主上輕士之名爲臣子者其忍自菲薄乎哉不然士業已不自

輕而上終不重士有接履而去耳不受驕君之  
餌亦安往不得貧賤此亦士之嘗也然而非君  
子所忍言也愚所願於今日者士無漫受上之  
輕上亦無遂聽士之自重而天下事乃可爲矣  
至愚所以爲 皇上獻則有虎會之對趙簡子  
與變丘邑人之祝齊桓公者在 主上亦旣厭  
聽之故敢以自積之一言發執事者之微指焉

牧齋初學集卷之第八十九

牧齋集八十九

十九

一愚祗以爲 皇上矚目育良會之權猷簡子  
士亦無奪讓士之自重而天下事乃可爲矣  
子所忍言也愚所願於今日者士無漫受上之  
輕亦安往不得貧賤此亦士之嘗也然而非君  
子所忍言也愚所願於今日者士無漫受上之



牧齋初學集卷第九十

制科三

天啓元年浙江鄉試程錄

序一首 論一首 策三道

浙江鄉試錄序

天啓元年秋八月天下當鄉試之期者上俞禮臣請命編修臣謙益偕刑科左給事中臣謙貞往典浙試臣等受命惟謹比至則巡按監察御史臣某申厲功令劾恣有加提調監試則臣某某葺事庀物不愆於素同考試官則臣某某相

牧齋集九十

與炳蕭誓戒而後蒞事乃進提學僉事臣洪承疇所取士鎖院而三試之浙貢士凡九十有七人先按臣某以上嗣服改元疏請廣解額

上可其奏命以今年貢士一百人它省皆以次及焉既撤棘第其姓名及文之可錄者鏤版以獻而臣以職事爲其序臣嘗讀宋陳亮所上書以謂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又吳之一隅也而極論當世之人主據已耗之氣用日衰之士難以北向而爭中原未嘗不三歎於其言既而思之我高皇帝既定金陵卽聘四先生於浙帷

惺祕近之臣皆浙產也自時厥後名卿偉人銘書於大嘗者氏名相望又何耗且衰之云乎閒嘗原本而論之自中原之文獻獨傳於婺又參以東嘉之經制永康之事功于是黃潛柳貫吳萊之徒衍其遺學涵肆演迤而後彙粹爲金華之道德文章自祥興以後宋之遺民故老多在舊國高風苦節凜冽於浙河之西東而後激颺爲烏傷臨海餘姚之節義自渡河之志不獲遂於宗忠簡而陳亮王自中之徒以窮鄉素士任百年復讎之恥其志略憤盈與江潮海氣相爲

參錯而後發泄爲誠意新建與于忠肅之勳業沛有宋建都之初以迄勝國浙之賢才之生多矣曾無補於地氣之耗息人才之衰盛而卒以大奮於我明繇此觀之向之所謂耗且衰者固其所以瘴盈烝發鍾美於今日者也詩云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我祖宗得人之盛豈非神之相之也哉自建州難作憂時危涕之士蓋尤咨嗟愴歎於忠肅恨不得起之九京而臣等乃以 上命取士於浙得一士於忠肅之鄉用以敵王愾而振國恥其亦天之所以助順而人臣



之所有事矣乎踰淮渡江以達於浙間獨松之關隘特臯亭之壁壘爲之悄然以恐覩省會之繁華浩穰想像所謂行都故宮者爲之悽然以悲然後作而歎曰吾今而後知忠肅之功遠也鎖院之試衣巾筆牘而至者四千九百餘人曰是皆忠肅之鄉之子弟也摩娑卷帙焚膏繼晷夜旣向午燭影熒熒於簾几間有風肅然如聞告語已事而竣相顧而不能舍然咸曰庶幾得忠肅其人者而獻之乎又曰未可知也於乎是不可知也臣之於浙也攷諸職方循覽其鎮山

澤藪則有以徵其地氣觀乎人文東南竹箭之美不可勝用則有以徵其人才較之以帖括取之以糊名而遂欲得一士焉以敵王愾而振國恥所謂有相之道者也則不得不徵之於神詩不云乎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以國家有道之長列聖扶養之久而我皇上聰明睿知閔予

訪落其不忘忠肅於此邦也神之聽之可知已矣自今以往多士其蹈厲奮發以王勳國功永有聞於世使地氣之息者不復耗人木之盛者不復衰而後之人無復有感慨歎息如陳亮所

云云者斯我國家之慶則亦惟神之庸若夫多士之簡牘與臣等之心目皆皇上之所使也皆神之所憑也告成事而已而又何譏焉然臣聞往者江西之事浙閩之中有神告之是錄也亦既獻而登之矣而終未知神之告之者如何也於乎敬之哉於乎臣與多士咸敬之哉翰林院編修文林郎錢謙益謹序

志伊尹之所志

論曰古之聖賢公其身於天地萬物而不以天地萬物與於吾身公其身於天地萬物則吾之

牧齋集九十

四

身卽天地萬物也是之謂無我無我則至公矣以天地萬物與於吾身則有我之人豈惟養身封己之爲病哉卽摩頂放踵迂其身以爲天下亦所以爲私也是以君子慎所志射者之有志也其審固或差以毫釐而命中必遠於尋丈士之志其相去也豈在尋丈之間而已哉昔者周子論士之希聖也曰志伊尹之所志爲說家希世取寵爲事也斯言也似矣而未盡也請拾其遺說而略論之夫士之以發策決科榮身



肥家希世取寵爲事者其於取進若鈞之索物也持祿養交以苟歲月若蠹之食木也而豈周子之所深患也哉夫惟有志於聖賢以榮身希世爲恥而其志之所存有未辨焉汲汲然以聖賢之學行其功利之心則其爲患也滋大不知聖賢之所爲汲汲者汲汲於斯道而非汲汲於天下也使聖賢而汲汲於天下則聖賢之志亦無以辨於功利者矣周子有憂之是故不徒教人學尹而先教之以志其所志伊尹之志何志哉恥其君不若堯舜伊尹之志也一夫不獲時

予之辜伊尹之志也雖然以此爲伊尹之志是正所謂毫釐而千里者也古之聖賢其汲汲於斯道也沒身焉而已矣故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也樂則有行之道而憂則有違之之道道之在天下如水之行於地無往而不在而豈吾所能行之違之者哉夫如是故其視斯世斯民也甚切而其視功名富貴漠然無所繫於我其自視也大故其氣足以冒天下其自任也重故其力足以運天下其位置也高故其地位足以卑天下今也不然能樂而不能

憂知行而不知違汲汲然以天下爲事而我之氣不足以冒之力不足以運之地位不足以卑之則亦眇然天下之一物而已矣以眇然之一物而出其心神強力以樁柱天下天下大而我小天下重而我輕天下高而我卑雜然側出於功利之途負之而趨而不自覺也是故恥其君不若堯舜詭遇之徑竇也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功利之郵遽也五就湯五就桀失身者之節傳而放君竊國者之表識也此無他繇志之不蚤辨也志一不辨而其流至於如是可不慎歟伊

尹之志何志也吾所謂汲汲於斯道者也憂則違樂則行者也當其處畝畝而樂堯舜之道於光華見其日月於耕稼見其生民於東作西成見其時敘尹固無以天下爲也及其幡然三聘僂力於伐夏救民也胥曷喪之時日而光華焉胥塗炭之民而耕稼而東作西成焉尹曰此吾憂違樂行進德修業之一事焉矣而終無所與於天下也尹之志若是者何也人皆汲汲於天下而尹則汲汲於斯道也汲汲於天下則有我而汲汲於斯道則無我有我無我之閒辨志之



大閑也繇是觀之則志伊尹之所志者可知已矣天地大矣我於其中眇然一物也自有生民以來聖者創賢者述開物成務興作補救紛紛浩浩至不可以算數其裁成之則天地之性靈也其還歸之則亦天地之能事也於聖賢也何有於天地也又何有而我欲於其中鋪張之以爲功名採緝之以爲道德譬之如繪畫太空而追逐日景斯不亦勞而無當乎憂而違樂而行憂與樂非天下而違與行非我也堯舜其君者吾之願而致君不必已功也一夫不獲者予之

辜而救世不必已德也出處可以異道而存蘊可以不相背惕躍可以異位而潛見可以不棲師禹稷胼胝而巢父可以去而掛瓢周公閉居而仲尼可以出而旅人洙泗之間述作徧六經而顏氏之子可以退而殆庶如是而後謂之無我如是而後公其身於天地萬物而不以天地萬物與於吾身志伊尹之志者亦若是則已矣易之乾曰亢龍有悔曰見羣龍无首吉尹以匹夫而放君以冢宰而放其君之子不可謂不亢矣復政厥辟之後陳戒而告歸自毫耄耄來朝之

外求其一言一事之著見於史冊不可得也當是時尹蓋已復爲有莘之野人舍然無所與乎天下國家之事矣故其告太甲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斯其祿以天下而弗顧之心與斯其爲不可爲首之天德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歟凡德之有首以其有我也天德無我故不可以爲首伊尹之處亢而無悔進退存亡不失其正以其無我也志伊尹之志者於有我無我之間辨之則思過半矣嗟夫三代以還豪傑之士以學術亂天下者大抵學伊尹而差者也周子

牧齋集九十

八

深憂之故曰志伊尹之所志而卽繼之曰學顏子之學顏子者簞瓢負郭之人其流風遺書蔑如也乃足以上配伊尹士何必汲汲於天下哉周子之在宋也獨抱遺經以唱不傳之學先儒以爲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婢媵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蓋亦孟子所謂天民者歟吾觀宋之世新法之紛爭維蜀之鉤黨其人亦皆慨然有志於聖賢恥以發策決科榮身希世爲事而一以有我爲主亢而不知悔遂幾於相率而禍天下周



子渾然太極之學也無極而太極是爲羣龍无首其他則轉入於陰陽五行矣用是以建立事功標準道術不能無我則亦不能以無首首既見而龍德亦少衰矣於乎有我無我之閒蓋學者誠僞之關而亦世道治亂之幾也有志於伊尹者又當以周子爲法謹論

### 第一問

問天保之詩下報上也故其詩曰受天百祿曰萬壽無疆然則古之君子憂盛世而危明主者其殆非與成周致太平之主莫如成王中興則

牧齋集九十

九

莫如宣王詩書所稱何其咨嗟告戒如不終日也我 皇上嗣無疆大歷服克新 祖宗之功德道揚 先帝之末命天休滋至億萬斯年爲臣子者歡欣踊躍爲天保之報上猶恐不及然或者以謂 皇上冲年踐阼有如成王而狡夷稽誅有事攘斥又彷彿宣王之世則詩書之告戒殆未可廢於今日與宣王者中興而怠厥終者也不足爲 皇上道則成王不足法歟或者又以謂成王之時周公在前召公在後敷陳剴切極於祈天永命享國長久故成王之德業爲

獨盛其在今日所以進金鑑而箴丹扈者亦必有道矣臣子之愛君也無所不至諸士子起於草野忠愛篤摯而忌諱之禁無所關知其言之無罪也將以聞於 當宁

天保之序不云乎天保下報上也臣能歸美以報其上也夫福祿壽考人主之所受於天也臣子以是歸美於君取償於不可知之天以報其上不已誣乎盛世之臣子其愛君也切而其視天也甚近其視福祿壽考全而歸之君也不啻日用飲食之相須而仰而責之天也可以交手

而相付惟其如是是故其於盛世有不得不憂而其於明主有不得不危也憂危之極自視若父母師保而畜其君如小子諄諄告誡攜手而提耳不諱危亡不辟不祥不惡徑直而不厭累複以謂福祿壽考吾之所索取於天而挹注於人主者必至於如是而後已也無報上之心無憂危之實而徒爲福祿壽考之誦祝則寺人官妾之愛其君而已矣執事當 聖明初服發策諸生而拳拳以憂危忠愛爲問吾有以知執事之所存矣昔者成周致太平之主莫如成王



而中興則莫如宣王成王免喪卽政咨羣臣以謀始不於朝而於廟儼然愾然如祖考之臨之也一則曰閔予小子再則曰維予小子當是時嗣天子王矣卑巽悼閔情見乎詞惟恐人之不以孤孩畜已也曰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曰未堪家多難譬諸楮一木於危廈上兩旁風發作無時而恐人之去已也羣臣進戒嗣王曰敬之曰不易其言亦危且苦矣而嗣王虛已以荅之廩廩乎若洪範之錫若丹書之受而惟恐其有隕越也攷行葦以下之詩所謂君子萬年千祿百

福者成周太平之盛蔑以加矣而詩人歌之曰昊天有成命成王不敢康夫其不敢康也斯所以爲萬年百福者也宣王承共和之後興衰撥亂視成王抑又難矣其恤民憂畢中心惻怛備見於雲漢之詩耗斁下土寧丁我躬則窮而歸咎於身胡不相畏先祖於摧則迫而告哀於宗祀其諄諄於昊天上帝之莫我聽若赴愬者之於長吏疾聲大呼而冀其愍已也其閔闕於羣公先正父母先祖若陷溺者之望徒侶呼號燥吻而懟其不我援也致誠而責報於不可知篤

善而求福於不可必是說詩者所謂不知人於  
鬼神之別知祈於此而報於彼者也攷斯干之  
詩所謂朱芾斯皇室家君王者宣王考成之盛  
可以槩見矣而詩人序之曰遇哉而懼側身修  
行夫其遇哉而懼也斯所以爲室家君王者也  
恭惟我 皇上誕膺天命嗣守丕基日月貞明  
神人交慶宮禁肅清享祀愆勤淵嘿臨朝辟穆  
御講可謂有不世出之姿而將大有爲之 君  
矣草莽之臣不知忌諱竊以謂我 皇上冲年  
踐阼 二后在天遺大投艱正閔予訪落之日

而東方小醜作孽於白山黑水之間謫見於天  
蓋不徒旱魃之爲虐而已也是故以萬年百福  
誦 皇上太平之業不若以夙夜不敢康誦也  
以室家君王祝 皇上考成之盛不若以遇哉  
而懼祝也 皇上誠如成王之不敢康則小愆  
之求助將進而爲洞酌爲卷阿而旣醉之備五  
福不待言矣 皇上誠如宣王之遇哉而懼則  
雲漢之憂旱將進而爲六月爲車攻而斯干之  
頌君王不待言矣雖然宣王者中興而怠厥終  
者也 皇上之所師法者宜莫如成王矣亦觀



於成王之臣所以訓戒其君者乎召公之誥曰  
監於有夏有殷肆惟王其疾敬德欲王以小民  
受天永命周公作無逸稱殷先王享國長久文  
王享國五十年繼自今嗣王無皇曰今日耽樂  
夫召公之戒歷年也周公之戒克壽也非詛祝  
之口則殤悼之辭也非獨自敵以下所不能堪  
蓋亦慈父所不忍出之於口而愛子所不能瑱  
之於耳者也周公召公言之不以爲諱成王聽  
之不以爲迂孔子刪書又大書而並列之以爲  
萬世法何哉人主之所畏者天也而所狎近者

寺人宮妾也寺人宮妾未嘗不愛其君也而愛  
之不以其道悅之以聲色狗馬縱之以沈湎叫  
號教之以燕安怠惰惑以喪志陰陽交爭其不  
至於天折者無幾也又其甚而國運隨之則是  
人主之福祿壽考上制於天而下制於寺人宮  
妾也甚矣寺人宮妾之足畏也古之君子知其  
然其於君也震動之以祈天永命磨切之以荒  
寧耽樂使之上畏於天而下畏於寺人宮妾祈  
天享國之訓聒於耳而清明疆固之益叢集  
於躬天保之臣所以報上者如是而已矣 皇

上固今之成王也公卿大臣亦有以周公召公之訓陳於左右者乎夫以匝歲之間鼎成相逮天地閉塞嚴霜夏零以時序言之蓋亦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回於天數將幾終而更始之會也皇 upper 初服於歷爲孟春於律爲泰簇於卦爲乾之九三去凝陰互寒之時猶未遠也陽氣蒸而易渝土脉發而易膏不可以不戒也不可

以爲迂而忽之也是故燕私不可以不謹也宋真宗欲與後宮遊內庫章穆后曰婦人之性不能無求府庫國家所以養六軍備非嘗也不宜濫耗之是故賜予不可以不節也大婚之後阿母未就於外舍燥溼之勤封爵求加於小君祖宗之典例未之有也夫野王之封楊震之力爭也山陰之封左雄李固之所極諫也今事雖寢格不行得無爲干政市恩之漸乎是故恩倖不可以不裁也凡此皆大臣之所當朝夕納

誨而皇上之所當日慎一日者也然其端在



於畏天而其要歸於愛身蘇轍有言知道而後能愛身知愛身而後知愛人知愛人而後知保天下斯言也非轍之言而周公召公之言也祈天永命恒于斯享國長久恒於斯在公卿大臣善爲愛君計無使寺人宮妾之愛得以勝之而已夫以人主之尊推極而上之而有天自人主以下累而下之不可算數而後有寺人宮妾乃寺人宮妾遂能與上帝參制人主福祿壽考之柄以成王睿聖之質周公爲師召公爲保左右夾侍殫竭其丁寧告戒之力而後乃懂而勝之

於乎亦已危矣吾學周禮內臣自內小臣以下女宮自世婦以下皆統於天官而內宰之職掌閤寺之版圖與其政令稍食自內宮以下皆掌教以陰禮周公爲師冢宰則內臣女宮皆其禁令政教之所及也惟禁令政教可以及於內臣女宮故其嚴重之體統足以壓服官府而忌憚操切之辭不至扞格於人主之左右此周公建官立法之深意而致太平作禮樂之本原也宋真宗之時文彥博叱內侍史志聰曰爾曹出入禁闈不令宰相知人主起居吾行斬爾矣宋

之宰相其威重行於近侍若此而今何獨不然  
生竊願公卿大臣深惟先帝仍几之言仰思  
宗社付託之重引師保之大義攷周官之遺法  
繹蘇轍之危言而做文彥博之故事如是而  
皇上之福祿壽考不遠過於成王而天保之詩  
不作吾不信也生也率意以復明問于犯忌諱  
不爲不多矣雖然丹宸金鑑之規忠臣碩輔之  
職志也負暄采樵之獻田夫孺子之所有事也  
其愛君不同其不比於寺人宮妾則一也執事  
所謂言之而無罪者此也謹對

第三問

牧齋集九十一

十六

問史以事辭勝亦兼道與法而有之夫斷木爲  
棊椀革爲鞠亦皆有法焉而史其可以無法歟  
近世之論者侈言古文曰遷固而下無史矣歐  
陽氏之五代史記君子深歎焉以謂可與遷史  
同風其信然與宋遼金三史修自勝國元史修  
自聖祖編綴叢雜卷帙浩煩其閒國統之離  
合紀載之得失亦可得而悉數之歟明興二  
百五十餘年文人獻老亦多言史事矣而迄無  
成史萬曆中嘗開局纂修未幾報罷使名山之



藏有聞石渠之業不輟則本朝之史遂可跨  
唐宋而上之歟天子初踐阼既命纂修兩  
朝實錄留心史事甚殷盛也誠欲網羅十廟  
之書勒成一代之史草創潤色若何而可宋  
以後四史識者謂當亦隳括芟削以附歐陽氏  
之後不識可歟諸士子學知古今於筆削之義  
蓋竊取之久矣其以所聞悉著於篇

嘗竊聞史家之法矣以一代爲經以一代之事  
與人爲緯何言乎其經也創守治亂興廢存亡  
升降質文包舉一代之全史者是也何言乎其

牧齋集

十

十七

緯也律歷禮儀河渠食貨其事不一而一事亦  
有首尾也公侯將相賢姦順逆其人不一而一  
人亦有本末也以言乎經緯錯綜則一代之事  
襞裂爲千百而千百事之首尾不出於一事一  
代之人臚傳爲千百而千百人之本末不出於  
一人所謂一事一人者何也吾斯謂創守治亂  
廢興存亡升降質文包舉一代之全史者也匠  
人之營國縣地眡景規方既定則左祖右社面  
朝後市舉不出其經營之內遷固之史所以度  
越百代者如是而已自晉以後變尤多而其文

益下奮乎百世之下斷然以古人爲法而後世有所準繩則無如歐陽氏矣歐陽氏之作五代史記也上下五十餘年貫穿八姓十國事各有首尾人各有本末而其經緯錯綜瞭然於指掌之間則史家之法備焉本紀以謹嚴爲主而瑣事靳語於家人雜傳發之朱梁之家事見於家人傳所謂不可道也唐莊宗弑而書崩而其事詳於伶官傳諱正不沒其實也晉出帝之北徙詳於家人傳而咨爾子晉王之冊著於四夷附錄爲中國諱也有列傳以爲之區分有雜傳以

爲之隳括而一行之次於死節死義也所以勸忠也唐六臣之次於一行也所以恥六臣也義兒伶官次於六臣而雜傳又次之也所以著類也上下五十餘年如一季貫穿八姓十國如一國舉其一二其全書可知也以歐陽氏之史法考之遷固若合符節而其文章之橫發旁肆與太史公掉鞅下上則又其餘事焉矣世之君子侈言古文曰遷固以下無史又曰歐陽氏之史歐陽氏之文而非史漢之文也彼固不知文又安知史不知太史公又安知歐陽氏哉文中子



不云乎昔聖人述史三焉六經史之祖也左氏太史公繼別之宗也歐陽氏繼禰之小宗也等而上之先河後海則以六經爲原等而下之旁搜遠紹則以歐陽氏爲止此亦作史者之表識而論史者之質的也五代以後則又有可得而言者矣國統之離合昔人辨之者衆矣元人修端之議以謂當以五代之君通作南史遼兼五季前宋爲北史建隆至靖康爲宋史金源與南宋爲南北史夷狄之臣尊胡虜而卑諸夏無足怪也近世儒者之論則謂當以宋統遼金如劉

石符姚之載記盡削帝盜陵號以比四夷稱予之例又欲刊落蒙古一代之史附於帝昺旣亡之後此又非通論也當勝國修三史時正統之論誼吹史局揭傒斯曰莫若釐爲三史而各統其所統衆論乃定我太祖高皇帝曰元有國一百六十二年國可滅史不可滅大哉斯言萬世不能易也然則國統之離合蓋可以無辨矣以紀載之得失言之宋以下四史其文辭爛然可觀而金史敘南遷喪亂之慘記劉祁論相之辭亦古者良史之遺志也獨於史法皆不能無

據焉史之有本紀一史之綱維也今舉駁雜細  
碎志傳所不勝書之事羅而人之於本紀古之  
爲史者本紀立而全史已具矣今之爲史者全  
史具而本紀之規摹猶未立也發凡起例舉無  
要領紀事立傳不辨主客互載則複累而無章  
迭舉則錯迕而寡要此三史之同病也宋史在  
三史中卷帙最多而闕略亦不少如韓琦傳不  
載儀鸞司撤簾之事狄青傳不記與曾公亮論  
方略之詳攷一代家傳別錄有不可勝書者矣  
又如史彌遠之傳但序官闕兼載奏章而未綴  
數語謫其姦邪首尾兩截褒刺失據不已疎乎  
作史者旣無要領則紀載不得不煩凡竄身邊  
事掛籍黨人者人立一傳浩如煙海而才人志  
士參列其間者類皆冒沒於枯竹汗簡之中不  
已慎乎秉筆之臣身在勝國有烏夷索虜之嫌  
於靖康之流離淳熙之屈辱皆沒而不書則何  
以著臣虜之羞嚴事讎之討乎它如崖山之故  
事桑海之遺錄與宋之遺民故老哭西臺而樹  
冬青者一切抑沒而不書雖曰定哀多微詞不



已過乎此宋史之失也元史成於洪武二年元  
統已後續成於三年自開局以至削彙皆不過  
五六月而已國初禁網促數多所忌諱而又限  
之以條例要之以時日焚膏宿火黷而成書非  
有老於文學熟諳掌故如宋王二君子總領其  
事欲成一代之史何可得也然僅可稱彙草而  
已其初進之表所謂往牒舛訛之已甚而他書  
叅攷之無憑雖竭忠勤難逃疎漏者蓋實錄也  
此四史得失之梗槩也 明興至嘉靖萬曆之  
閒談史者紛如矣以鄭端簡之博雅其論贊可

比於陳壽而才識遠不逮於歐陽又况於所謂  
侈談古文者其於史家之法槩未有聞焉者乎  
萬曆中以閣臣之請開局纂修未卒業而報罷  
論者惜之雖然令南充不死史局不罷一代之  
成書遂可凌唐宋而上之乎於乎此非生之所  
敢知也以二百五十餘年之久日曆起居因仍  
往事輜軒上計弗詢郡國一旦欲貫串掌故羅  
覩放失蓋已難矣其尤難者則無甚於國初秦  
楚之際太史公有月表矣繫楚於秦所以繫漢  
於楚也龍鳳之於我 明也 高皇帝未嘗諱

也而載筆之臣諱之今其事若存若亡矣卽不  
必列之世家亦當存以月表之法而誰與徵之  
僞周之事一時遺臣故老如陳基王逢所紀載  
皆鑿鑿可據而攷之元史國史無論事實牴牾  
卽歲月亦且互異基與修元史非見聞異辭者  
也而又使誰正之至於鄱陽代溺之事青田牧  
暨之言傳訛增益其誣較然而至今未有是正  
者也生以爲史未可輕言也誠有意於史則亦  
先庀其史事而已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先使其  
僚採摭異聞以年月日爲叢目叢目旣成乃修

長編漢則劉攽三國至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  
祖禹通鑑之有長編所謂先庀其史者也今之  
會典古之六典會要也唐六典爲卷僅三十一  
代之典章備焉今不可及矣唐宋會要皆不可  
得見獨元朝經世大典出於虞集輩之纂修者  
做六典之例分天地春夏秋冬之別凡君事四  
曰帝號帝訓帝制帝系臣事六曰治典賦典禮  
典政典憲典工典讀其序錄篇目其義例井如  
也做而爲之而書志之事舉矣宋人琬琰之錄  
彙聚家狀別錄以備采擇而元人蘇天爵名臣



事略之輯先疏其人而件繫其事自魯國淮安以迄於司徒文正有元一代之人物薈撮於數卷之中今所傳獻徵諸書足汗牛馬以方天爵之書蔑如也倣而爲之而列傳之事舉矣此所謂庀史事者也若夫史法則存乎其人而已李翱有言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敘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爲以盛明之世蓬山芸閣比肩接武豈無歐陽氏者奮筆其閒而徒如李翱之憤懣於唐乎則亦待其人而已矣明間又謂宋以後四史亦當隳括芟削以附歐陽氏

牧齋集九十

二十三

之後此格論也然而其任益難矣曾子固爲南齊書目錄序曰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才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是故能會通一代之事者其中能囊括天下之事者也能銓配一代之人者其中能包裹天下之人者也譬之匠人縣地取景其目力絕出於都邑之外而後可以營建都邑不然雖審曲面勢窮老盡氣亦謂之衆工而已愚生伏習章句見不出衣魚壁蠹之外何足以知史事輒因明問而述其舊聞如此執事者其進而教之

第五問

問世之言兵法者皆宗黃帝所謂餘奇爲握者是已然又以謂或本於八卦或出於井田其說可得而詳歟三代以下如諸葛武侯之於蜀李衛公之於唐皆以善陣名皆有合於握機之遺法與說詩者以嘗武之詩爲先王用兵之法夫兵之有法聖人所以仁天下之具也以有兵勝無兵以有法勝無法是不可以不極論也東師之出蓋累年矣敗兵蹙地疲民費財其爲禍不可勝言然至於今尚未知所御者何兵所用者

牧齋集九十

二十四

何法也善療疾者眈病而處方遼左之事旣以無法敗矣今欲療之其方安出握機之法在近代猶多用以取勝此亦已試之方也今何以置不講歟易之師曰師貞丈人吉又曰師出以律師之以律兵法也而丈人用法之人也然則握機之法亦有待其人歟諸士子投筆而歎其有日矣盍爲我條疏之子言之我戰則克則亦安得曰未之聞也而已哉

兵法之作也其聖人所以仁天下之具乎昔者淳朴漸散聖盜竝起聖人知天下之不能無疾



病也蜚吻裂鼻以膏百草而本草興焉知天下之不能無爭戰也仰觀俯察以制八陳而握奇興焉本草所以療病也握奇所以療亂也用兵而不知法是欲治病而不用藥也諺有之曰學書紙費學醫人費建州之事其爲人費也亦已多矣則或診視之過而醫國者之有未審也敢因明問而妄言之夫握奇之法傳於世者十九言而已以易象言之天圓而地方八卦相重是故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卦之方位也以井田言之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數起於五成於八

是故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井田之規制也以周官攷之萬有二千五百人以爲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皆所謂餘奇爲握者也大司馬以農隙講武事教衆庶修戰法而漢武帝命霍光習陣法於未央皆是法也自時厥後諸葛武侯用之於蜀李衛公用之於唐武侯之衍爲六十四也其法一變而餘奇爲握者不變也豈其妄作文本河圖薛仕隆之所以贊八陣也衛公之改爲七軍十二辰也其法又變而餘奇爲握者不變也握機握奇本無二法衛公之

所以對太宗也蓋古今兵法已盡於十九言矣而十九言之變不可以勝窮天有衡地有軸前後有衝握奇之定位也先出遊軍定兩端握奇之大用也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應敵之勢也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束伍之法也故曰此兵法之祖也張文潛之說嘗武也以爲先王之時用兵之法以戰以守可以槩見不留不處兵尚神速且省費也王舒保作舒者不竭士力以爭利保者依水草丘陵以爲固也如飛如翰管子所謂有飛鳥之舉善超高也如江如漢所謂有積水

之洋善守下也固如山之苞止營壘也順如川之流行部伍也赫赫爲弱外誘敵也翼翼爲飭內謹法也於乎兵者先王所以止殺而非所以教殺也司馬法曰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夫敵之民猶愛之而况於吾民乎我勝而人敗猶不忍於盡敵也而忍於取敗而自盡乎先王知兵之難弭而殺之不易止也徒使之劔戟擊撞矛盾楮柱而不示之以法所傷實多是故作爲兵法以教民吾所謂天衡地軸前衝後衝之法語其精微



變化士君子未必曉暢而就其行列坐起左右  
共命則伍兩卒聯之人固已如服之便於身而  
器之習於手矣居而爲壁壘出而爲行陣勝而  
不驕敗而不亂我有車攻薄伐之能而天下寡  
伏屍流血之禍用此法也故曰握機者先王仁  
天下之具也東事之殷也於今五年矣徵兵數  
十萬而不知所召募者何兵也屯兵四五年而  
不知所教練者何法也聚而參之則如列芻靈  
委而頓之則如捐土梗縻而爛之則如割羊豕  
竭海內之力驅內地之人延頸重足鴈鷺行列

以膏奴之鋒刃比其盡也又牽率而請益兵我  
之兵有盡而奴之鋒刃無厭則是豈可爲長計  
哉耶律淳之伐金也旌旗戈甲綿亙如銀山阿  
骨打勞面一呼拉然而頽兵固不在多也王翦  
之破楚也日夜飲食撫循其士卒至於投石超  
距而後用之令不計其士之可用而徒曰非六  
十萬人不可則翦豈知兵者哉以有兵勝無兵  
以有法勝無法古之訓也故曰有制之兵無能  
之將不可敗也往者女直棄鞬鞞渡易水并遼  
躡塞如反手者以其兵法習而什伍連坐之令

嚴也其後用拐子馬擣中堅張兩翼略如翼虎陣之法如今蓋猶襲用之而我顧不知也彼有法我無法則是彼有兵而我無兵矣不此之講而徒曰增兵者何也人言遼之陷也川浙之兵猶殊死血戰結陣相嚮奴酋憚之夫浙兵之束伍戚繼光之教也川兵之力戰劉顯之遺也今不問其所以能戰不卹其所以徒死謹然合喙而稱之是無以異於從旁而觀劇者也於乎東方之受病可謂深矣當撫順之失悻然以用壯爲事戰而不知所以戰也我是以有渾河四路

之衄及四路之敗靡然以用兵爲懲守而不知所以守也我是以終有遼陽之沒譬之治病者焉君臣佐使惛然而莫辨寒熱溫涼交手而雜投其不至於殺人者無有也靖康之事葉適以謂不戰而敗不守而亡今之河東已不幸而類之矣旣敗而後策戰旣亡而後圖守則非反其所以敗而易其所以亡固不可也夫遼何以不守以其不戰也遼之兵何以不戰以其無法也向者懲渾河四路之敗欲屯聚二十萬衆緩則畫疆而守急則嬰城而守而不復以進戰爲事



是故開原陷退而守瀋瀋陽陷退而守遼今已  
畫河西而守彼有進我無退矣其勢不得不戰  
而議戰不得不力懲於向之無法今夫握機之  
法余子俊以之平瓦刺矣王守仁以之平寧藩  
矣王驥師其意以剗什伍之法亦以之征麓川  
矣其事皆在近代非遠而不可稽也吳璘立壘  
陣法諸將疑之璘曰此古東伍令也得車戰餘  
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  
當也璘以一軍破金人貫戰之老酋其所謂戰  
士心定敵不能當者此古人用法之妙也爲今

之計宜急用知兵之將簡汰老弱遺去傷殘思  
歸之士得精卒二三萬人益以江淮習流之卒  
與川浙畿輔蹶張伏飛之徒本握機之意用束  
伍之法刻期教練自成一軍以文臣知兵者監  
之奴若來厚集以待之不來則四出以擾之使  
奴知我有兵可戰而我亦知有戰可恃所以守  
河西而窺河東者計無要於此若不知出此徒  
日夜徵兵益戍老師費財以頓兵進取爲名而  
以蹙地退守爲實無法必不能戰不戰必不能  
守遼陽旣失退守河西河西有事退守何地此

可爲痛哭流涕者也易師之初六曰師出以律  
否臧凶師之有律兵法也人徒咎渾河之冒進  
四路之喪師以謂失律之凶而不知遼事之否  
臧咎不在戰而在於不戰而圖守有兵而無法  
也東方之病亟矣求已試之方而收瞑眩之效  
在醫國者審脈之而已師之彖曰師貞丈人吉  
无咎王弼曰丈人嚴莊之稱也爲師之正文人  
乃吉也子言之我戰則克必也臨事而懼好謀  
而成繇此言之行師之人嚴莊之丈人也行師  
之事戒懼好謀之事也有黃帝風后之人則可

以制法有武侯衛公之人則可以變法有師貞  
好謀之人則可以用法說以使民民忘其勞東  
山之盛也雖絕成陳雖散成行其衆可合而不  
可離名曰父子之兵孫吳之制也握機之法未  
有不待其人而行者也 聖天子神武不殺以  
嘗德而立武事所謂丈人元老者殆將必有其  
人焉生也呻其佔畢羅兵事於故紙之上譬之  
庸醫按軒岐之成書處方而眊病豈不或驗以  
進於秦越人之前多見其不知量也於乎遼左  
陷沒以來蓋亦有瞪目拱視謂虜國可置而狡



夷不足憂者矣唐周鼎失沙州州人胡服而臣  
虜歲時祀父母衣國中之服號慟而藏之河廣  
武梁故時城郭未隳龍文城耆老見唐使者拜  
且泣曰頃從軍沒於此朝廷尚念之手中國而  
不念河東則已中國而猶念河東也其亦可以  
深思而早計之矣夫庸醫之診病也一言而中  
則病者改容而聽之何也以爲庸醫不足信而  
諱疾忌醫者其病必不可爲也執事者以生言  
爲如何也

牧齋初學集卷第九十

牧齋集九十一

三十一

牧齋初學集卷第九十一

外制一 并序

外制集序

前代學士院掌內制舍人院掌外制國朝兩制皆屬翰林設中書科統翰林承草登軸而已太祖嘗言翰林鮮人制誥多自作今內閣尚有存者詞意諄重足以仰見 聖祖審慎職司勸勵臣工之至意 成祖始掄七人入內閣備顧問兼司兩制 孝宗時李文正公以侍郎入閣專管誥勅嗣是皆以尚書或侍郎兼閣學專管

牧齋集卷九十一

一

可謂極重矣然文正諸公文集皆刊落制詞不載或謂綸綍尊嚴不當錯置別集或謂館閣隆重無暇簡點文字理或然也正統以後迄於正德簡牘相沿郎吏胥史可以按籍繕寫王言遂爲故紙而代言之任日輕嘉靖中 天子雅意

右文每與相臣言 祖宗任翰林故事推舉翰林春坊官入管誥勅於是瞿文懿高文襄之流訓辭爾雅彬彬可觀久之而增華加厲鋪張藻飾予取予求無復體要代言之任重而王言則未嘗不輕萬曆初江陵特疏駁正以君諂其臣



爲譏申飭嚴厲而迄未能止也天啓元年少師  
高陽公以宮庶領外制初爲嚴切典重之文援  
據職掌諄復訓誡闡潛德章壹儀鄉里婦孺織  
芥畢舉於是制誥之體粲然一變余以史官承  
乏從公之後大端皆取法於公而參酌質文規  
撫唐宋則竊有微指焉余謝事不及十年而制  
誥之文又再變矣嘗袞不云乎其文流則失正  
其詞質則不麗夫質而不麗非吾之所逮及也  
近代之流而失正者有二抽黃對白肥皮厚肉  
其失也靡標新豎異牛鬼蛇神其失也纖靡之

與纖其受病於卑俗則一也然而世之病之者  
則寡矣嗟夫以余之老於史局在著作之庭又  
幸附通儒元老之後塵不能洗心導力明綸旨  
之典要定後作之章程而所謂流而失正者在  
後於余者乃滋甚豈余之不肖不能障狂瀾而  
東之顧反爲之掘泥而揚其波乎權載之曰使  
盛聖之文明不登於典謨訓誥罪在菲薄余誠  
無所逃罪也矣歸田多暇發嚮所作制草而閱  
之顏面墳赤愧汗交下錄爲十卷積而藏之且  
略述代言沿革升降之槩以叙于首閒一省視

庶可以知余之有罪而長遺恨於斯文也崇禎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嘗熟錢謙益序

皇后冊文

掌外制日恭撰

維天啓元年歲次辛酉四月壬申朔二十八日巳亥 皇帝制曰朕嗣服守成側身思永纘

兩朝億萬年之令緒在余一人奉 二祖 一宗之享嘗惟末小子言念基圖之重敢謀宮室之安乃左右弼臣宗伯副貳暨大夫宗婦道揚末命祈協神民咸曰眇躬不可以不承中宮不可以無主仰稽俯詢先志後占擇建賢明宣

卷齋集九十一

三

理陰教若時元吉正位黃中國有故嘗余敢弗率咨爾張氏博厚配地淑哲倪天上應張星主太廟明堂之位下臨角亢叶后宮軒轅之占文定厥祥天作之合嘉典大備 祖考有聞乃特遣使持節以金冊金寶立爾爲皇后於戲閔三年在疚之時思三日嗣親之禮母儀不遠邇遺範于 兩宮內治惟艱攸我將于 九廟惟爾之贊奏予治效關雎之選賢惟天之右序予家篤多螽斯之衍慶服我彝訓惟乃之休

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



士劉一燦授光祿大夫

制曰朕嗣守基圖祇承鼎革受遺緒于祖考  
闕我成功念嗣德于眇躬惟予報誥永言顧命  
曰有蓋臣深惟弘濟之艱敢後勤勞之獎式涓  
穀旦播告路朝具官劉一燦四氣均和五行鍾  
秀學足以謀玉體而斷國論材足以亮邦采而  
熙天功綿歷禁塗休有譽處暨茲登用自我  
先皇甫膺恤宅之知遽道憑几之命保全涼昧  
奠此危疑祕殿應門力捧繼離之日高文典冊  
載宣重異之風雖叅預機務之閒實首任安危

長齋集九十一

四

之寄在昔周家綴衣之命太保俾爰以及宋室  
撤簾之功上公定策肆我陪輔奮爲宗功自非  
謀國而後身孰能沉幾而先物矧余垂拱之日  
尤資輔弼之臣若占筮以決疑賴屋楹而任重  
是用參華槐位晉陟鼎司重以訓辭著之冊府  
特授爾階光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天子王矣  
爾將稽首以颺言股肱良哉余乃敷心而歷告  
閱一人之在廟恤我無疆咎二后于在天暨  
其有比有嘗德而立武事正朝廷以正百官永

承于休往薦爾烈

妻徐氏贈一品夫人

制曰夫婦之義比於君臣艱難懃瘁以相成而  
死生契闊以相卹今吾陪輔宣力王家漏澤下  
泉及爾同室循念終始良用愾然具官劉一焯  
妻累贈夫人某氏教成師氏歸于德門有雞鳴  
儆戒之心有葛覃濟濯之德命之不永中道棄  
捐當綸扉夙夜之時遡蓬華辛勤之日絲麻管  
蒯賸彼勞人黽勉有無有懷國恤心之憂矣何  
以告之茲加贈爲一品夫人我有寵章責其終  
始尚爲觀于家國亦有聞于冊書

牧齋集九十一

五

會祖廷章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戶  
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制曰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維嶽降神生甫  
及申古之人崇重輔相之臣原本于神天而歸  
功于五嶽若此其極也又况于其會祖王父淵  
源自出者乎劉某乃具官某之會祖父潛于丘  
園躬有善行劬躬燾後再世而顯至于會孫作  
吾良弼鼎革之際忠勳茂著余曰惟乃會祖王  
父佑啓後人若泰山之出雲雨若五嶽之降神  
靈原深祉厚不可以不顯是用特贈具階官於



戲袞衣繡裳有事家廟其致朕命詔于有神爾  
祖爾思可以教忠來享來覲可以觀德於戲休  
哉

曾祖母陳氏贈一品夫人

制曰迺者卽位改元朕布恩賚均慶方夏漏澤  
泉壤所以勸臣勞而敦孝治也矧子良弼逮受  
顧命自祖以上內外媿德其可忘哉某氏乃具  
官某之會祖母儀法在躬作嬪令族陰教純備  
含德弗耀用能使其後昆丞弼我國家以有聞  
于世淵源深長肆余寵嘉之茲特贈爲一品夫  
人於戲鄉里婦孺晦昧百年翟弗副筭詔于幽  
窈國恩至是可謂隆矣惟爾其服享哉

牧齋集九十一

六

祖士沃累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  
東閣大學士加贈光祿大夫太子太  
保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制曰昔楊袁二氏爲東京名族德業相繼史傳  
稱之然其祖父或以歐陽尚書教授鄉里或以  
孟氏易起家爲令世學所開必有其自或原或  
委豈偶然之故哉累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祖  
父經明行修夙夜強學一畝之宮終焉以老畜

積演迤遺經粲然及子而顯至孫而大肆吾輔  
臣被服舊德紬書載筆宣力政府一經之詔百  
歲之樹光華蕃衍顧不休與是用加贈具階官  
服我休命益大爾家無俾楊袁專美于漢

祖母何氏加贈一品夫人

制曰爲吾政事之臣所以崇大其祖先者備矣  
惟將相能致備物家廟有嚴宗祖具享而于王  
母無所加命烝昇之義何以上及于祖妣也哉  
累贈夫人某氏乃具官某之祖母恭儉肅祇寬  
仁慈惠克媿君子以昌厥後山澤氣合而百物  
以生律呂位同而五聲叶應再世之後莫之與  
京和鳴鏘鏘發祥有自茲加贈爲一品夫人饋  
享用加典禮爲稱尚其幽窆知享此榮

父曰材原任陝西布政使司左布政

使累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東閣

大學士加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戶

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制曰人才之生必有原本如採珠玉以供服御

如植杞梓以備器用國旣養之累朝而家亦培

之奕世今吾元臣曰惟舊德名德重光保世滋



大推本所自余用歎嘉原任具官累贈具官某  
乃具官某之父風操廉辨訐謨經遠執持之節  
著于郎署馳驅之略效于邊陲而命不永年位  
不償德篤生三子蔚爲民譽肆我陪輔遂秉國  
成朕毗倚顧命之老成循覽國家之故事爲椽  
爲椽胥本一木之材若梓若漆咸預百年之用  
睠惟堂構之崇高追溯淵源之深長是用加贈  
具階官於戲遡設官之初意外咸正中書稽  
加命之舊章公孤皆繇歷考追以命汝用嘉有  
子傳之史冊惟良顯哉

牧齋集九十一

八

母楊氏加贈一品夫人

制曰朕嗣大曆服得名世之士以保余于多艱  
余嘉乃績考次其家世於稽其內則母儀艱難  
勤苦可以觀感余愾然念之贈夫人某氏乃具  
官某之母言有物則行應圖史相夫子于盛年  
則冰蘖有聞撫諸孤于稚弱則荼苦無間恒其  
貞德終爲母師肆我蓋臣弼余初服惟此泣涕  
受遺之日何異號呼誓死之時旋觀屯難之餘  
尚識艱貞之自茲加贈爲一品夫人昭我管彤  
著于國史庶幾令名與子俱傳于天下

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韓爌授光祿大夫

制曰惟上天之降割闕我成功惟勳相之有人保予冲子昔者宅憂翼室周王垂荅拜之文定策兩朝宋代厚元勳之報闕余小愆之始無競惟人肆我大賚之恩若古有訓載蠲剛日敢告治廷具官某道亞黃中文稱白賁世家有舊勵王臣之匪躬王國克生應天民之先覺飛華夷路爲文學侍從之臣抗志丘園蹈易退難進之節出處一致望實兼優迺平進于詹端遂擢參

牧齋集九十一

九

乎揆席念

先皇仍几之託夙夜在公當眇躬

受同之初疑丞不貳推同心而調鼎允叶規隨

若昆命于元龜相資謀斷毅然懷體國之色弼

予一人俞哉有讓德之風閒于兩社朕用嘉止

時乃之休是用晉秩地官洊登宮保仍兼祕閣

之直對司魁柄之尊特授爾階光祿大夫錫之

誥命於戲以嗣服之多艱屬邊陲之有警內以

乂安百姓外以鎮撫四夷若滉之領度支北軍

爲之氣壯若琦之任經略西賊于焉膽寒體人反

席之思雪四郊多壘之恥無荒朕命永世有辭



妻楊氏加贈一品夫人

制曰夫婦之義比于君臣國有夾介之勞瞻惟舊德家有賢明之助無間死生具官某妻累贈夫人某氏蔭藉高華操持離肅奉元臣之家教故環珮有嘗聲習夫子之閭儀故珩璜有茂矩擬箴圖于七誠蔚矣管彤佐膏火于三餘居然賓友大命不淑德音永存茲加贈爲一品夫人於戲媿美大家之風沒而不朽正名小君之禮死其有知

繼妻楊氏加封一品夫人

牧齋集九十一

十

制曰人臣之事其君也有坤道焉女子之事其夫也有相道焉蓋無成有終德本相叶而疏榮從貴禮亦交并具官某繼妻累封夫人某氏禮舍文嘉則成巽順應歸妹其娣之吉尸有齊季女之賢相我元臣叶于令德負屏徽戒在于戈逆子之時脫珥辛勤爲吐哺進賢之助宜有便蕃之錫以垂燕譽之光茲加封爲一品夫人於戲爾熾爾昌咸有大君之命不求不忤允爲小君之儀

曾祖霽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

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制曰宋制不云乎古之君子有種德于百年之前而待報于數世之後者此爲司馬光之會祖言之也有宋丞弼之家褒顯其上世者多矣而司馬氏獨著豈非以其人之故哉韓某乃具官某之會祖父孝友純備文質渾全如山川之出雲不見其跡如珠玉之利物莫言其功天不我欺三世而顯作我陪輔實惟會孫是用特贈具階官於戲爾尚佑爾孫子記于功宗母俾司馬專美有宋爾從與享其未艾哉

牧齋集九十一

十一

前會祖母蕭氏贈一品夫人

制曰宗廟之數諸侯以五今吾大臣追命及其三世蓋不惟丘園之責得以有聞而閨門微曖之德亦茂著焉此或古制所未逮也某氏乃具官某之前會祖母儀法夙嫻綺紈不御處家人而口無諍語憂宗祀而日以喪明德孰懋焉人無知者惟聞孫作我良弼故積慶著于後昆誰知婦孺之沒身乃有休光于長夜茲特贈爲一品夫人惟靈在幽尚克膺此

會祖母郭氏贈一品夫人



制曰爲吾股肱之臣所以上逮三世而賁及其  
閨門者可謂至矣乃其發祥所自如水木之有  
本源報必有初豈可忘哉某氏乃具官某之會  
祖母組紉告虔賓祭祗飭以弗無子是徵禠祀  
之祥施于曾孫式啓功宗之望於戲億之三子  
咸秉國成琦之再世繼叅大政眷惟昭代亦有  
世臣自非韓姑之相攸疇與纘戎而受命茲特  
贈爲一品夫人服我休命益大爾家

祖玻先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東

閣大學士加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

朱齋集卷十一

十二

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制曰詩有之韓侯受命纘戎祖考古之人主錫  
命于其臣未有不追崇其先德者也今吾輔臣  
曰惟韓氏無念爾祖肆予寵嘉之累贈具官某  
乃具官某之祖父居身有孝友之實行已在儒  
俠之間藝黍稷以力田克盡敷菑之事牽車牛  
而服賈用爲洗腆之資市義有年種德滋茂啓  
箕裘于再世蔚爾耿光叶隆棟于三公作予毗  
倚是用加贈具階官於戲旌旒榮戟進有錫于  
在朝袞衣繡裳退有事于家廟用繼有倬之命

以彰率祖之休詔于有神尚克享哉

祖母薛氏加贈一品夫人

制曰古之烈婦著在史冊然或以毀容截髮爲節或以劬躬燬後爲能名節有遺風規不朽累贈夫人某氏乃具官某之祖母相夫而龜勉蚤歲自誓而凜冽盛年如松栢之有心矢冰霜而爲質求忠臣于孝翼子及孫以婦道爲臣自家刑國肆予良弼惟爾聞孫憑几受遺顧託有同於六尺匪躬事主堅貞何異於兩髦爰有成勞睠茲苦節茲加贈爲一品夫人於戲哀榮被於三世固申勸於明綸忠義萃於一門尚有聞於青史

牧齋集九十一

十三

父楫中議大夫原任通政司右通政  
先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加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制曰朕循覽祖宗之遺迹永懷慶曆之人才得士不減於武宣儲材必裕乎梓漆是以譬之喬木蔚爲世臣取諸一家之中遂爲百年之用推本所自良用歎嘉原任具官累贈具官某乃具



官某之父飛華翰苑抗論諫垣當先朝革鼎之時直羣相涕羹之會孤行一意惟知砥節而首公楮柱衆言不屑市名而避怨雖游登於卿貳終偃蹇於功名疆諫不忘知臧孫之膏後見過能隱宜韓氏之多賢緬思弘濟之艱益念箕裘之綿邈拮据於內安外攘本拾遺禁闈之極思耆定於主少國疑慰持忠入地之遺蓋是用加贈具階官於戲保予冲子用對越於先皇其惟哲人亦有光於乃考爾尚格有家之享余益勤世德之求

牧齋集九十一

十四

前母傅氏加贈一品夫人

制曰朕顧瞻長樂眷念兩宮嘉與庶工共追本始惟我丞弼若時登庸錫類必有所先而移孝亦有自始朕蓋尤穆然思之累贈夫人某氏乃具官某之前母育德名家作嬪良士寒燈宿火輔德業於夕郎永夜視星資傲戒於辰告命之不淑中道弃捐豈知追命之榮乃在後生之子於戲情不親於毛裏豈云執器而悲教不逮於機絲亦已列鼎而祭先河而後海著先王追遠之仁木本而水原遡再世發祥之慶茲加贈

爲一品夫人於戲無德不報固明貴我愍綸有  
開必先尚幽贊予良弼

母祁氏加贈一品夫人

制曰朕聞善稟必親行成於內徙鄰斷織母儀  
有聞况爲吾疑恐之臣本諸聖善之訓徽華生  
播儀範歿遺者與累封夫人祁氏乃具官某之  
母淑慎其身柔嘉維則恭儉信順以相其夫嚴  
翼慈和以成其子使朕得名世之士而國有弘  
濟之臣共秉國成庶幾樞軸相資之教豈不夙  
夜尚遺寢門治業之思責之簡書昭於彤管茲  
加贈爲一品夫人於戲肩輿上殿雖不及儀灋  
於六宮錫命下泉亦何美起居於八座靈其不  
昧服此殊休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孫承宗授中憲大夫

制曰朕觀古先哲王求助訪落咨於在廟其於  
以夙夜就將示我德行若此其急也余末小子  
永言繼序惟一二道德博聞之儒左右輔德余  
曷敢後具官孫承宗裕和而肅又醇厚而高明  
學通今古之淵源有倫有要識際天人之精祲



惟幾惟深禁苑桂坊回翔滋久代言造士裨益  
弘多及儲端晉陟之時政講席登延之日爾乃  
齋戒其德拜自獻其先資堯舜爲君恒道揚夫  
末命巍然山立羽儀茂著於殿廷俾爾昌言獻  
納發皇其聞奧粵余明目達聰之漸惟爾啓心  
沃心之能乃以覃恩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  
命於戲以多難之未堪而紹庭之不易自貽哲  
命若人子之初生以養聖功曰童蒙之求我余  
祇求納誨於朝夕人咸責君德於經筵尚無替  
於辰猷終有辭於永世

牧齋集九十一

十六

妻王氏加贈恭人

制曰人臣翔集禁陛譽處清班雖閱歷高華而  
被服儒素其閨門相貳亦旣勤矣况又有生死  
之感乎朕深念之具官某妻贈宜人某氏躬女  
圖之淑茂秉陰教之肅雍媿德令人如珪璋之  
作合御窮沒世終荆布以爲儀迨禁近之升華  
已棄捐於宿草藤麻曉直未忘昧旦之規鈴索  
夜闌尚想何其之問肆余贊冊賁爾下泉茲加  
贈爲恭人默襲夔稷之猷尚正名於大國茂啓

高陽之胤載申命於九原

父麟先贈奉政大夫左春坊左庶子  
兼翰林院侍讀加贈中憲大夫詹事  
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制曰古稱燕趙多感慨悲歌之士今其遺民猶  
有存乎其或慨有大志篤生異才權奇不偶於  
身而風氣鬱開於後余有寵告想見其人累贈  
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負果毅之姿稟尊嚴之  
氣礫若多節默表大厦之材居然晚成弗示良  
工之朴家庭榮交讓之木蔚彼仁風里社成不  
言之蹊瞿然顧化託深心於文酒俛仰千秋敦

牧齋集九十一

十七

宿好於詩書丹鉛一室惟而才子為我寶臣元  
氣昆侖充無欲害人之雅志清風披拂奉可為  
廉吏之遺規蓋有開而必先信可大而可久是  
用加贈具階官於戲高文典冊可用為幽窻之  
光衮衣繡裳庶以慰生平之志靈其不昧佇我  
訓辭

母張氏加贈恭人

制曰三光五岳氣合則人才挺生高山大川神  
降而名世間出故賢詰之有作必推本其所生  
非獨母儀是亦天道累贈宜人某氏乃具官某



之母禮虔濯概矩叶珩璜貧而好施稚有丈夫  
之志食而能教不忘師氏之儀肆育子以多才  
乃娠賢之特異高峻著河山之象夾侍殿廷雍  
和擬環珮之音敷陳講席惟予愍冊頌彼母師  
身貽樞軸之良規洵矣有聞於百世手闢斧堂  
之屯域豈獨可置乎萬家茲加贈爲恭人於戲  
際五百年之期鍾美同功於惟岳應十六相之  
數發祥比跡於高陽

翰林院檢討繆昌期授徵仕郎

勅曰昔我 神祖妙選吉士翔集禁林山陵既

牧齋集九十一

十八

成人物茲茂朕臨朝顧視文石螭陛之間載筆  
夾侍者皆先朝宿學舊儒也豐芑之思其曷忍  
後具官繆昌期經術淳深風操端直升華祕館  
則疆學有聞養賁丘園而蹈道彌固蓋以特立  
獨往之士當讒說殄行之時淡然孤貞蛾眉何  
憾於謠詠矐言忠愛龍髯想見其攀號指魏闕  
以來儀及虞門之再闢道揚末命不及秉賓階  
之書劾忠新朝亦曰藉太史之友伊余謀落顧  
此周行乃以覃恩授具階於戲以執簡紬書則  
取其文直事核以橫經論道則貴乎道德洽聞

爲吾異日之獻臣無愧兩朝之舊學思有以稱尚勉之哉

妻李氏封孺人

勅曰凡我臣工宣力在朝委蛇退食朕靡不省察其私至於禁近之臣朝夕載筆其閨門相貳尤人主之所深念也具官某妻某氏動應衡規言無疵悔饋祀著克羞之禮贈問有解佩之風秉是壺彝以恭大而慈小恒其貞德能屏貴以御窮其惟淑人相爾吉士悠然靜好若雅琴之和和襲彼清寒與冰銜而交映茲特封爲孺人祇服譽命益勉歲時庶幾管彤之高風將與汗青而並著

卷九十一

十九

父炷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

勅曰士終身晦跡隴畝而躬服禮法施於後昆其誠心樸學有久而彌光者焉夫教始於家而禮求諸野是豈特家門之範而已哉繆某乃具官某之父含章可貞介圭不飾少無子弟之過長多長者之言家有嚴君凜然取法於俯梓克念天顯終焉潸泣乎分荆其言行規矩古先有坊而有表其動履楮柱末俗不徑而不游秉四



禮以御家馨鼓唯肅躬四教而迪後稷楚有嚴  
念彼先民嗟虎賁之不作識其遺訓用鴻羽以  
爲儀是用特贈具階官稽古表宅之風漆書何  
愧附於一行之傳青史可徵

母夏氏贈孺人

勅曰古之女子言動有自箴圖之教廢而令  
德懿行秀於閨門者獨賴子孫之賢以發聞於  
後國有寵章其亦以佐彤管之不逮與某氏乃  
具官某之母出於冠族少有令儀事嚴重之尊  
章辛勤無間於膏火支零丁之門戶漂搖有甚  
於雨風敬則如賓肅逾朝典宜有令子爲我沂  
臣正色寡言宛爾珩璜之遺教紬書載筆居然  
辟呬之良規風範有初光塵未昧茲特贈爲孺  
人於戲能勞有繼誠不愧於母師可頌而圖終  
有聞於女史

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簡討繆昌

期授儒林郎

勅曰

贊善大夫翊贊太子出入動靜苟非

其

以箴焉國家監古設官選擇

名烈凜然今吾簡用史臣寵以

書命慎重茲選猶前志也具官某學得精華性  
成肅括升自祕館蔚有君子之文賁於丘園淡  
然堅貞之德回翔久次寔彼周行造士代言良  
多裨益擢居門下實在左坊人地深嚴兼侍直  
編摩之任器資清篤在商敦周鼎之間乃以覃  
恩授具階朕前制不云乎所貴乎史臣者謂其  
道德洽聞而文直事核也今史局紛如筆削錯  
互爾諳掌故之事而有左董之心所謂陳古以  
箴者且以史事爲職志焉朕則顯陟女

妻李氏加贈安人

後齋集九十一

二十一

勅曰朕登進近臣庶幾德選幽貞靜默翔集禁  
林有窈窕之風焉然非相貳有人則退食委蛇  
誰與媿美召南之詩朕深爲臣子念之具官某  
妻封孺人某氏儀度肅雖性資淑茂衣有穿弊  
秉共儉以爲師珥無光輝謝華丹而自遠靜好  
在御宜彼清寒道誼相規凜於圖史展矣素沙  
之德蔚然形管之風茲加封爲安人服我訓辭  
永綏福履

父炆先贈徵仕郎翰林院簡討加贈

儒林郎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簡



勅曰朕慨想先民追懷本俗思得鄉里一行之  
士倣古表厥宅里之風今吾近臣粵有先德庸  
以警世代彼漆書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稟  
性尊嚴之躬方大為孝為友德行之教有三曰  
祭曰喪吉吉之禮唯四蓋昭代諭民之令甲著  
在民間而汝克範世之格言遺於家塾是以躬  
行君子脗合師氏之規家有嚴君不替家人之  
則肆而今子為我儒臣惟其是訓而是行所以  
可大而可久是用加贈具階官於戲禮失而求  
諸野尚亦有先進之思匹夫為善於家宜其食  
後人之報

母夏氏加贈安人

牧齋集九十一

二十一

勅曰朕方弘開史局博求鄉里婦孺之賢以光  
於琬琰而吾之史臣有賢母焉於其登進著之  
冊書非直廣恩亦以知教贈孺人某氏乃具官  
某之母克肩彝則式備言功孝慈以事尊章戒  
慎以事夫子饁耕知敬賓禮具於丘園舉案相  
莊朝典肅於閨壺積習名教篤生俊民無險詖  
私謁之心本於胎教有貞白端莊之德似其母

儀樞軸有徵機絲安在茲加贈爲安人於戲生  
貽徽範已著教於闔門死列箴圖尚流風於比  
屋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周延  
儒授承德郎

勅曰國家於翰苑近臣處之以深嚴親之以侍  
從崇體貌以作其氣寬歲月以養其才誠欲使  
人才鬱然在帝左右則元氣以固而朝廷日尊  
朕覽觀禁近之臣深惟儲養之意臨朝顧視穆  
然有懷具官某淵如特達之姿粹然清朝之器

拔齋集九十一

二十三

早以英妙冠於南宮臨軒獨見其縱橫 皇祖  
親爲之嘉歎久游詞館爰晉宮僚密侍禁林兼  
金馬承華之署休有譽處在珪璋琬琰之間簡  
擢方新體望滋茂乃以覃恩授具階於戲豐水  
有芑念詒厥於前王左右奉璋賴攸宜之髦士  
惟靜深可以畜德惟博達可以濟時益勉自修  
以須不次

妻吳氏仍前封

勅曰詩不云乎有齊季女言大夫之妻能奉祭  
祀而尤美其少而能敬也今吾近臣內有相貳



齊敬之風何以異此具官某妻封安人某氏生於冠族作配君子布衣疏食身謝穠華濯概組紉行應圖史靜好之音叶而相和白賁之德貞而不改所謂少而能敬殆無愧焉茲仍封爲安人余欲陳采蘋之詩被之弦歌以風於閨房必自爾始

父天瑞先封翰林院修撰儒林郎加封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

勅曰人才之生必有原本棧樸杞梓固非一時

校齋集九十一

二十四

之材蓄畚耕穫亦豈一世之積風流弘長我有近臣考厥世家著之書命封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性資恢傑器縕純明獨抱遺經陋訓故蟲魚之學慨有大志希玉杯繁露之儒藏器不沽詒於爾子昔在乃考蔚爲名賢射策未對於天人作令有聞於俎豆而爾躬服箕裘之訓身居作述之間用啓後賢大光前志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爾子念之矣先河之報或委或原紹聞衣德是誠在爾是用加封具階官聿求世德式廣貽謀將三命而益共知百福之未艾

牧齋初學 母徐氏仍前封

勅曰凡今公卿大夫至於元士濟濟然抱忠履  
信立吾朝皆聖善之教燕翼之方所致也矧吾  
侍從曰有母師不大封崇是忘報施封安人某  
氏乃具官某之母少躬圖矩具有壺彝經之以  
孝慈緯之以恭儉是生賢子早踐禁途簪笏依  
然時引外家之故事樞軸宛爾每陳女史之良  
規宜服殊恩以章內教茲仍封爲安人於戲文  
馬雕軒時游玉堂之上翟茀副笄不改素沙之  
德傳之禁林稱爲盛事益綏福履副我訓辭

卦筮曰休母稍不大姓崇長志時敏桂受入某  
計立吾障皆壘善之嫁其翼之衣酒姪也似母  
煉曰以今公卿大夫至於元士濟濟然抱忠履  
世德入廣母翁內以節義益共知百福之未艾



牧齋初學集卷第九十二

外制二

都察院左都御史鄒元標授資政大

夫

制曰朕聞天下有道則鳳麟畢游其郊而君子在朝則猛鷲戢斂其毒故自古久安長治之世必有老成典刑之人骨鯁著于先朝壽考遺于累世聲色可以不動而朝廷爲之日尊敢告路朝誕敷休命具官鄒元標三朝遺直一代名儒當弱冠以登朝已許身而殉國一朝抗疏正君

牧齋集九十二

一

臣父子之倫九死投荒皆窮理盡性之日賜環滋久介石不移浮湛掖垣郎署之間身如傳舍歸休華門環堵之內望若斗山迨我初元首先召用中外爲之相慶父老至于涕流望李邕之衣冠果有異于當世省唐介于圖像恍或疑其古人遂以貳卿擢爲執法孤忠一節固以彈肅雄班正色斂容亦可撐柱國論匪獨僉言之惟允蓋亦風聲之凜然乃以覃恩授具階錫之誥命於戲惟此中臺古爲峻秩包拯張昇之于有宋竝號敢言顧佐黃紱之在本朝咸稱不撓以

臺綱之類隨兼黨議之喧呶朕欲正是國人爾尚庶幾前烈顧我舊德豈煩訓辭欽哉

妻吳氏加贈夫人

制曰夫婦之義比之君臣國家不忘者舊之恩而室家亦有新故之感死生契闊良有同悲用以廣恩是爲知教具官某妻累贈淑人某氏珩璜叶則榛栗告虔佐夫子于盛年如旭日之始旦躬婦順于卒歲恒夙夜以視星邈矣微華悲哉淪逝人不如故在昔咸記遺簪之悲而義或勝恩朋友乃輟宿草之哭雖永逝之傷已往而偕老之託如新茲加贈爲夫人尚其淑靈服此休命

牧齋集九十二

二

繼妻江氏加贈夫人

制曰忠義之臣蒙危難以徇國賢明之配茹艱貞以徇夫苦節以相成而今名以相報此鬼神之所佑相也而國家安得遺之具官某繼妻累贈淑人某氏歸于令人備著婦德當抗章嚴譴之日有間關從戍之行哀矣流人邈焉鬼國六年瘴癘初何意于生還廿載浮湛乃纏悲于死別吁其逝矣命之不猶臣猶有賜環則復之期



而婦終無翟弗以朝之日觀此恩波之浩蕩悼  
彼下泉追惟放逐之顛危有如噩夢茲加贈焉  
夫人於戲夫子既保全晚節而爾亦獲享有令  
名風霜凜然何異偕老于白首管彤不朽故知  
無憾于黃壚不徒著貞順之名可以爲節義之  
勸

繼妻高氏加封夫人

制曰人臣挺然孤忠白首一節蓋必有賢明之  
助焉老而彌堅者士節也少而能敬者女德也  
修女德以佐士節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斯所以

牧齋集九十二

三

爲有家之美乎具官某繼妻累封淑人高氏識  
明鏡鑑訓習保阿却丹華而不御黽勉盛年躬  
澹泊以相成保全晚節衡門泌水甘偕隱以終  
身宿火寒燈恍友賓之相對庶幾松栢之性說  
而相成是以姜桂之風老而逾烈惟爾令德媿  
我老成旋觀退食之委蛇彌見在御之靜好茲  
加封爲夫人永綏福履服我訓辭尚繼采蘋之  
詩以昭管彤之烈

璠先贈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加  
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

制曰節義之臣國之元氣國家之培植固必本  
之累朝而家庭之養成蓋亦貽之百歲朕睠懷  
豐芑追念箕裘眷我蓋臣聿求祖德累贈具官  
某乃具官某之祖父德無考類言成文章慷慨  
有丈夫之風孝謹修長者之行仁心爲質昆蟲  
亦荷其生全至德感通虎豹咸屏其搏噬親朋  
待以舉火閭里薰而成風蔚矣詒謀施于孫子  
孤忠一節大奮世德之光樸學素心不改先民  
之質尚識遺風之自可無邁種之嘉是用贈具  
階官於戲雄班峻秩進專席于在朝衮衣繡裳  
退有事于家廟其將朕命詔于有神爾祖爾思  
可以觀德時乃休哉

祖母歐陽氏加贈夫人

制曰宋制不云乎古之賢母稱于天下能教其  
子此爲歐陽修之母言之也今吾錫命蓋臣及  
其祖妣于稽其家世所謂以能教稱者至于今  
未艾豈可誣哉累贈淑人歐陽氏乃具官某之  
祖母祖風綿邈女範肅離事夫子則敬如賓友  
治寢門則肅如朝典至其詒厥孫謀辟呬相詔  
能使節義道德之士出于襁褓頭角之中豈亦



歐陽氏之遺教猶有存者與肆我追命正名小君傳之典冊于宋制亦有光焉不獨一家之盛事而已

父濟先贈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加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

制曰賢才之生必有原本國有協氣必鬱蒸爲禎祥家有善人終濟發爲賢哲天之所助非人所爲余有寵章用昭誘勸累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王介不琢金扣有聲百行渾圓洵慥慥之君子六德純備蓋藹藹之吉人正喪祭之禮

牧齋集九十二

五

于一家是亦爲政施任恤之恩于三黨惟恐人知嘉我蓋臣率繇遺訓守其樸學曰惟孝而惟忠推此仁心誠不踐而不履用保世而滋大洵積善之有餘是用贈具階官於戲祀于瞽宗鄉先生之可祭于社詔以追命卿大夫之有位于朝展如來止而來游庶幾有觀而有感

母羅氏加贈夫人

制曰蓋臣必移孝以爲忠賢母必教忠以爲孝道一而已蓋百世以爲師天之所爲殆十年而必復累贈淑人某氏乃具官某之母家惟舊德

範爲女師禔躬一本于頌圖教子無逾于忠孝  
六年瘡癘初無憾于辭親數載丘園遂決計于  
偕隱在昔范氏之母徒慨想于齊名若彼介山  
之封猶感嘆于言祿惟爾母子之際藹有道德  
之風教誠炳然徽華已往風停樹靜空悲一命  
于下泉創鉅痛仍長感孤生于萬里追乎三朝  
愁遺之日乃霈九京追命之恩蔚矣生榮而死  
哀誠哉是母而是子茲加贈爲夫人於戲雕軒  
有煒不以易管彤之名愍罔追崇終能昭節義  
之報旋觀瀧岡之表何慙騶國之稱

卷齋集九十二

六

巡撫天津備兵海防贊理征東兼理  
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邦華授

中憲大夫

制曰朕鎮撫疆圉規圖遼海控三方而建節鉞  
地利惟均當一面而制咽喉天津尤要克厭疆  
場之難有安社稷之臣佇爾膚公聽余休命具  
官李邦華謀猷膚敏器縕純明早以循良擢居  
臺諫正繩糾駁柱國論于紛呶持斧巡行肅官  
嘗之頽阬遭逢鈞黨淹抑家居志九折以不回  
才百鍊而愈老惟茲重遣實允師言當干戈填



塞之時單車就道受方隅倥偬之寄夙夜視師  
推心束伍行陳之間比于家人父子置身島嶼  
風濤之內有如舟子長年凡其草昧以經營靡  
不拮据而荼捋節鎮伊始勞勩有聞乃以覃恩  
授具階於戲天津上應天文拱垣墻爲內屏下  
臨溟渤控碣石爲外藩遠扼渝水鯨鯢之區近  
通直沽芻粟之路以要害莫強之地付緩急有  
用之才能釋朕東顧之憂斯爲我北門之管嗣  
有崇叙須爾告成欽哉

妻周氏加封恭人

牧齋集九十二

七

制曰人臣僇力疆場豈暇顧其室家而婦人治  
業寢門恒有資于軍旅肆我節鎮粵有勞臣相  
助有人朕所深念具官某妻封孺人某氏德成  
柔順禮含文嘉勤旨蓄以相夫宦成不替服布  
荆而屏貴偕隱彌堅居然女士之規雅有丈夫  
之槩今爾夫旣分勞節鉞而爾益黽勉機絲鈴  
索蕭然尚想向屏之託織薄作苦猶餘辟績之  
風茲加封爲恭人益勉閭內之勞用佐師中之

錫

父廷諫原任南京刑部浙江清吏司

署郎中事主事封中憲大夫巡撫天津備兵海防贊理征東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制曰人才之生多本家世菑畬堂構自古記之若乃家庭之間節目礪砢名行茂著志義蔚然則豐芑之遺休而式穀之盛事也朕深嘆焉原任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孝友天性仁厚少成衾影無慚教人必本于律已脂膏不潤服官無異于食貧白首爲郎皆隨牒以平進青氈舊物終解組以言歸蓋爾子既有抗節之名而爾遂

牧齋集九十二

八

惟鈞黨之禍丹鉛一室有父子之自爲相知風雨中宵笑譖人之亦已太甚流言已息蹈道彌高移孝教忠誥誠昭回于節鉞束修勵節風猷炳著于箕裘惟此象賢用嘉燕翼是用封具階官於戲建牙設旒爾方屬目于壯猷安車蒲輪余尚興懷于耆舊尚其彊飯遲我乞言蔚矣令名著于策命

母周氏贈恭人

制曰書不云乎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蓋胎教若有使然而娠賢本之天性古之母師所以善



成其子豈獨以辟呶提誨爲能事與贈孺人某氏乃具官某之母德比珩璜訓閑圖史嬪絲華胄奉井曰以如飴事彼嚴姑凜清溫而式度寢門寂若笑言不聞于鄰環珮穆然愠怒不形于色是生賢子似其母儀藹然麟趾之風本其仁厚肅矣羔羊之節似彼安貞宜其沒身休有華問茲加贈爲恭人抱文駟雕軒之感極彼窮塵慰白華朱萼之思服茲寵命

繼母萬氏加封恭人

制曰朕逖觀漢事至翟母之育方進而知禮之

牧齋集卷十二

九

所謂繼母如母也矧相夫勗子並有令名女士之徽慈可無褒與封孺人某氏乃具官某之繼母敬德不愆令儀有淑維筐及管恪修蘋藻之誠曳縞與綦力贊素絲之德至于辛勤而嚮子蓋尤篤摯于所生視無閒于一心祝有同于類我深慈茂著儀範滋章茲加封爲恭人尚齊織履之名終迓雕軒之福

巡撫保定等府提督紫荆等關兼理

海防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鳳

翔授中憲大夫

制曰乃者狡夷稽誅郊關多壘朕旣聞鼓鞞而思將帥士爭釋禮樂而稱干戈睠維畿甸之間兼控邊關之重烽火易達鎖鑰須人我有賢臣受茲重寄具官某器資拔傑風力肅明筮仕理官晉登選部楮柱流俗如止水之不波澄汰官邪若操刀而能割蔚有體望著于清卿出撫近畿屹爲重鎮內連三輔據河朔爲北門外控三關捍燕趙之右臂以邊腹交并之地付緩急有用之材仗鉞受脰副此臨軒之特遣建旗設旆分吾戎閫之深憂旋觀節鎮之勳敢後便蕃之錫乃以覃恩授具階於戲扼吭拊背無徒問故事于前朝倒馬飛狐尤當警胡塵于近代相視衿要繕西關以轄東隅讐服民夷壯近畿而威遠徼尚有資于撻伐豈無係于安危勉思令猷荅此休命

父道情先贈中憲大夫太常寺卿加

贈巡撫保定等府提督紫荆等關兼

理海防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階

仍前

制曰先王崇獎孝義表厥宅里迄于後世猶有



崇臺綽楔之褒今吾蓋臣追命先世潛德弗耀  
而卒以發聞亦以佐吾宗獎之未逮也贈具官  
某乃具官某之父禮充物簡言炳身文孝弟力  
田躬親德行之教敬敏任恤家傳保受之風建  
塾以合鄉之子弟本六俗之聯師儒捐租以救  
歲之凶裁繇五家而及閭族是生令子教以義  
方羽可用以爲儀光自遠而有耀是用贈具階  
官於戲誠心質行生而爲德于鄉揭德振華歿  
而可祭于社是可徵惇史壹行之傳不獨膺治  
朝三命之榮

母馮氏仍前贈

制曰今吾臣子推恩必始于前母蓋澤必流于  
自業而祭必重于先河禮有本而躋膺彝亦所  
以著教也累贈恭人某氏乃具官某之嫡母贊  
虔棗栗儀茂蕙蘭濯概齋盛克盡女官之教芘  
羹滫瀡無忘內則之勤胡不永年克昌厥後無  
子而有子邈矣梧捲手澤之思因親以及親依  
然奩粉口脂之慕茲仍贈爲恭人於戲德無不  
報教必有初閔予長樂之思及爾漏泉之澤

繼母吳氏仍前贈

制曰序稱公子仁厚之德必本后妃逮下之賢  
本立而後道生自家可以刑國肆余愍冊視彼  
漆書累贈恭人某氏乃具官某之繼嫡母婉婉  
宜家順柔媿德代姑減筭純孝質於神明助施  
傾囊為德徧於里黨恩勤鬻子愛有逾於所生  
辟咄為師食不替於能教順能逮下和以致祥  
惟此織屨之深慈增華於圖史益知鼓琴之靜  
好叶德於閨房宜有令人鍾其餘慶茲仍贈為  
恭人於戲美哉蓼蕭之什取其攸同展矣樛木  
之詩可為風始

生母趙氏仍前贈

制曰天有法象恒垂須女之占易于妹歸尤著  
其姊之吉故家茂姬賢之德則國崇追命之文  
雖出曠儀亦應彝典累贈恭人某氏乃具官某  
之生母蘭儀式備蕙問 身謝丹華協素風

于閭闔動循環珮應和氣于房幃肆徵大國之  
詳允叶小星之德載霏寵命用卹恩私追長樂  
之鼓鐘愴矣纏悲于下地攷孝慈之典冊殷然  
動念于終天歿者有知存者不置茲仍贈為恭  
人於戲母以子貴已徵禮經之文無忝所生尚



念詩人之義

巡撫廣西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何士晉授通議大夫

制曰朕臨遣節鉞錯置方隅蓋將極選一時之  
材用以張皇九牧之寄矧粵西一道僻在西南  
鎮撫之艱得人惟允具官某性資拔傑風力肅  
明擢在瑣闥綽有休譽當先帝之在潛邸值  
春宮之有震驚發憤扣闕奮讜言以奠安儲位  
孤忠去國在外藩而雅意本朝迨我初元召居  
卿寺以風猷之茂著遂節鎮于遐方蓋爾旣宏

牧齋集九十二

十三

才而粵又舊治吏民服習撫烏蠻黃洞以長子  
孫地利熟諳列三江八寨而爲門屏矧中朝授  
鉞之始正鬼方告急之時觀其慷慨以治行知  
能譚笑而戡亂乃以草恩授具階於戲往代邕  
管之跡具在荒陬先臣滕峽之勛紀于國史至  
乃勦苗之近事多從西粵以會師竭爾忠誠著  
爲方略佇彼禡牙之日紆余拊髀之憂爾往欽  
哉無荒朕命

妻吳氏加封淑人

制曰爲吾才節之臣必有賢明之配勤勞旣著

榮爵惟均國有常經亦以示教也具官某妻累封恭人某氏出自甲族歸于名儒門戶伶仃則茹荼偕苦服官黽勉而麤糲戒廉迨夕垣抗疏之時正闔門惶恐之日一朝放逐念門屏之蕭然數載栖遲喜室家之完爾幸哉牽復及此寵光以我御窮永言旨畜于家食與子偕隱豈知翟茀以來朝國既昭從爵之榮天亦厚勞人之報茲加封爲淑人予之石窳蓋有待焉昭于管彤斯亦可矣

父其孝先贈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

卷齊集九十二

十四

加贈通議大夫巡撫廣西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制曰人之有福祉如有基而厚墉也基既浚矣墉亦如之故士有文明柔順蒙難于身而發聞于後者天道雖遠固可以量測也累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寬然長者溫溫恭人孝友性純若珪璋之渾合中和氣備類桃李之不言遘閔孔多遭家不造事久而論始定身沒而志乃伸天不吾欺白日賁臨于幽室人誰無死丹書昭雪于下泉矧茲牙蠹之燁煌兼以絲綸之重疊



種冥冥之德終能獲報於人間視夢夢之天誠亦何憾於造物蓋十年而必復信百世其可知是用贈具階官於戲惟我有臣惟爾有子求忠於孝蔚然青史之光資父事君邈矣先河之澤爾靈不昧尚服享之

前母黃氏加贈淑人

制曰士以拮据起家爲能婦以黽勉相夫爲德其或年德不配勞勩有聞不羸其躬以昌其後朕尤盡焉傷之累贈恭人某氏乃具官某之前母秉是壺彝作其內治度身量腹躬操作以窮年宿火篝燈與壘鹽而并日命之不淑惜矣無年用啓右爾後人遂發聞於再世自古開國承家之事惟草昧爲艱難而先王先河後海之文在典祀爲殷重惟子愍罔念彼勞人茲加贈爲淑人匪徒爲泉壤之光亦以著閨門之勸

母錢氏加贈淑人

制曰古稱母師必云胎教非獨辟咤之相詔抑亦風氣之有傳爲我娠賢可無揚美累贈恭人某氏乃具官某之母生柔而笄禮下肅而上慈當家門不造之時正相助惟艱之日漂搖風雨

進雞鳴如晦之箴黽勉晨昏爲卵翼自全之誥  
高朗有丈夫之德嚴恪修女士之儀惟爾藐孤  
率繇慈訓夕垣奮筆緬然畫荻之遺規辰告宣  
猷宛爾機絲之餘教雖風微已沫於當日而儀  
法具存於後賢茲加贈爲淑人有命在天旋觀  
瀧岡之表其則不遠永爲彤史之光

繼母吳氏加贈淑人

制曰烈婦之於家也忠臣之於國也皆奮不顧  
身以信其耿介者於方寸而已然而母著苦節  
子抱孤忠一室用以相成而千秋萃爲盛事余

校齋集九十二

十六

有典冊宜亟著之累贈恭人某氏乃具官某之  
繼母仔肩壺彝式是嬪則誓白骨於泉壤不負  
所天撫黃口之孤童逾於已出付餘年於血淚  
之內九死而一生出遺孤於刀俎之中再世而  
一息迨子旣奮身於上第而爾遂畢命於下泉  
倘逝者之有知信下報而不愧於戲覽孤生伏  
闕之疏鬼神涕洟迨夕郎扣關之章天日震動  
忘身殉國固知其志義之激昂移孝作忠亦本  
於賢明之風勵茲加贈爲淑人於戲勸懲存乎  
百世忠節聚於一門褒敘死生厥有徵於故府



區明風烈庸有裨於王章

大理寺添註右少卿洪文衡授中憲

大夫

制曰朕惟今日振鷺充廷皆皇祖之所以詒朕也然而人才實難摧剝滋久起於梓漆之舊屹爲榱棟之材誰其尸之我有人矣具官洪文衡學有淵源行無考類踐更郎署閱歷清華每懷憂國之心屢發矯時之論蓋嘗首陳國本之裨杞不以主怒爲嫌疑力折黨人之披猖不以宦成而消阻後先流落抗論不衰取次登庸蹈道彌固越予嗣服佇爾起家睠黃髮於三朝衣冠惟舊瞻白首之一節志氣聿新豈惟爲廷尉之平抑且司邦家之直永言宿德霈此明綸乃以覃恩授具階於戲惟祖宗豐芑之遺實東南竹箭之美以風簡著龜一世以霜稜枝柱本朝廷有奸回人爭避神羊於李絳政多闕遺朕將取人鏡於魏徵爾其念哉無荒朕命

妻程氏加贈恭人

制曰士君子風義篤厚其於室家黽勉死生契闊之故未嘗不愀然也人主其有以卹之具官

某妻累贈宜人某氏出自冠族歸於令人膏火  
清宵悵矣內言之猶在機絲永夜惜哉中道之  
已捐惟君子之簪履不遺故國家之絲綸有耀  
茲加贈爲恭人用以昭管蒞之義不徒爲宿草  
之光

繼妻汪氏贈恭人

制曰爲吾砥節奉公之臣其於高華膺厚之思  
亦已薄矣故必有賢明之配攻苦而食淡者以  
攸助之具官某妻累封宜人某氏名家作配李  
女有齊以淑慎物其身省同惟月以勤勞佐其  
耦傲逾視星至於淪落之有年期於沒齒而無  
憾賜環如舊舉案已非茲加贈爲恭人尚求賁  
於泉臺以區明其風節

卷齋集九十二

十八

父蒙先贈奉政大夫南京工部屯田  
清吏司郎中加贈中憲大夫大理寺

添註右少卿

制曰士有內行淳備不階咫尺之權勢而鄉里  
誦義無窮者斯其人已足述矣矧其後人用能  
衣被厥德以昌明於世累贈具官某乃具官某  
之父飭躬厲行陳義本仁事嚴父以承顏偃僕



有同乎俯梓養慈庭而竭力夢思無間於背護薰其德而善良幾千人矣意其賢而尸祝以歲計之里社就以質成無煩磬鼓終訟于焉屏息視彼丹書宜爾後賢載其遺德咸曰箕裘之滋大惟其播穫之有聞是用贈具階官於乎高廷尉之門人誰不勸贈比于之策天其有知

母程氏加贈恭人

制曰古之賢母所以稱爲母師者以其磨切道義勗其子以古人之能事而不以熏灼動其心也累封太宜人某氏乃具官某之母相夫以淑

慎爲儀育子以愛勞爲訓辛勤三世終身謝彼丹華黽勉一生爲婦逾於白首內美純備修能有聞至其教子以事君不惜違時而淹久浮湛家食期偕隱以長終騰蹕興朝惟備官之是戒以爾子體望滋茂知母氏徽範不忘茲加贈爲恭人是可繼介山之封行且觀龍岡之表

大理寺右少卿曹于汴授中憲大夫

制曰朕睠懷弘濟思見老成如重器之有河圖以昭法象如佩物之有觸珉以解嫌疑苟得其人有益於國我有好爵申以訓辭具官曹于汴

明允篤誠正直忠厚早以民譽登於諫垣矩行禮容庶幾還風俗之厚正繩直筆有以知朝廷之尊屬國論之喧呶能危身而堵柱道無可枉歸不待年卒歲優游惟有讀書而譚道輟耕歎息或以畏天而悲人茲予旁求爲朕強起既見君子爰復綴於清班尚有典刑將每詢於黃髮乃以覃恩授具階於戲若古有訓無競惟人挺然孤忠人誰完節於白首蔚然難老天其憇遺於本朝尚鑒余求助之心庶不負平生之學

妻侯氏加贈恭人

卷齊集九十二

二十

制曰詩不云乎刑於寡妻有道之士束修砥節家人婦子之間有素風焉具官某妻封孺人某氏備有壺則克配君子事上則榛栗告虔相夫則壘鹽不厭少而御窮長而屏貴環佩穆然閨門化之徽華雖往儀範滋著茲加贈爲恭人自家刑國庶有觀感不獨慰其死生而已

父希堯先贈徵仕郎刑科右給事中  
加贈中憲大夫大理寺右少卿

制曰人才之生國之元氣天降時雨則山川效其能國產賢人則家庭韞其美明德之世有開



必先自古記之予何疑者累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修長者之行爲君子之儒言有物而行有恒入則孝而出則弟強學忠信士類望爲表儀中和祇庸閭里薰而顧化肆而有子爲我賢臣風教一稟於先民節義大光於天下如雲於嶽旋觀膚寸之興如水於河尚識濫觴之自是用贈具階官於戲祀以仁者之粟爾其顧歆祭於瞽宗之間人咸覲止終有聞於永世夫何愧於冊書

前母喬氏加贈恭人

卷齋集九十二

二十一

制曰或委或原著於禮典報本反始誰昔而然今吾臣工追思前母漏澤泉壤朕何忍忘贈孺人某氏乃具官某之前母德稟柔明性惇淑茂嬪於令族綽有懿風享命不延發祥有自毛裏雖隔孝思永存茲加贈爲恭人淑靈有知尚克享此

母張氏贈恭人

制曰古之母師粵惟孟氏能教其子蔚爲儒宗吾有賢臣率繇慈訓是母是子趾美頌圖肆余寵嘉之累封太孺人某氏乃具官某之母婦道

可宗母儀茂著起家仁厚是生麟趾之賢教子  
義方不替羔羊之訓樞軸之範逮我名卿珩璜  
之風本諸賢母茲加贈爲恭人於戲爾子名德  
滋顯饋享用加昭於彤管追配騶國朕之策命  
亦有耿光哉

太常寺少卿鄭三俊授中憲大夫

制曰太嘗卿貳位任特隆歷代迄今謂之清選  
朕旁求俊乂克典神天蓋將妙簡禮樂之司所  
以增重廟廊之寄中我茲選莫非正人肆有覃  
恩可無書命具官鄭三俊性資恢傑風操端莊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十二

二十二

初以循良進於留署回翔守郡敷歷憲司不競  
不練惟隨牒以平進所居所去皆有跡之可書  
閱閱既深體望滋茂爰躋卿寺留貳秩宗奉珪  
與璋展矣禮容聲樂之器匪朝伊夕肅然寅清  
絜白之心考資望以孰先在廟朝而惟允乃以  
覃恩授具階於戲礫若多節表廣廈之棟梁居  
然雅音中清廟之琴瑟惟不器斯所以爲君子  
惟大受斯不可以小知爾尚欽哉服乃休命

繼妻呂氏加贈恭人

制曰詩云有齊季女爲說者以謂美其少而能





有子矣

母柯氏仍前贈

制曰小雅之不作而白華之詩廢也朕深念之  
今吾有南陔潔白之臣而家有蓼莪違背之感  
推恩之典豈可後哉爾累封恭人某氏乃具官  
某之母事夫資敬訓子移忠宿肉異糈洗腆克  
供于兩世恭大慈小恩勤逮及于一家惟此令  
妻兼為壽母迨爾子既升華清選而爾遂弃養  
高堂羸羸自將尚念菽魚之祭夙夜黽勉長懷  
機杼之規生已播其徽華沒益徵其儀範茲加  
贈為恭人於戲再命之恩已便蕃矣三釜之歎  
有窮已乎

卷齋集卷之二

二十四

10770

某母事夫資敬訓子移忠宿肉異糈洗腆克  
供于兩世恭大慈小恩勤逮及于一家惟此令  
妻兼為壽母迨爾子既升華清選而爾遂弃養  
高堂羸羸自將尚念菽魚之祭夙夜黽勉長懷  
機杼之規生已播其徽華沒益徵其儀範茲加  
贈為恭人於戲再命之恩已便蕃矣三釜之歎  
有窮已乎

某母事夫資敬訓子移忠宿肉異糈洗腆克  
供于兩世恭大慈小恩勤逮及于一家惟此令  
妻兼為壽母迨爾子既升華清選而爾遂弃養  
高堂羸羸自將尚念菽魚之祭夙夜黽勉長懷  
機杼之規生已播其徽華沒益徵其儀範茲加  
贈為恭人於戲再命之恩已便蕃矣三釜之歎  
有窮已乎

是用贈具階官於

有子矣

母柯氏仍前贈

是用贈具階官於



